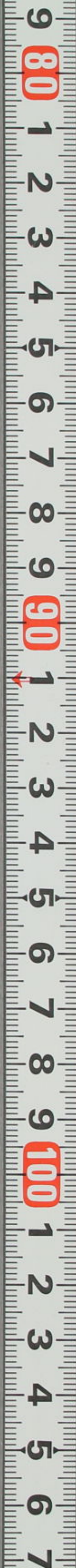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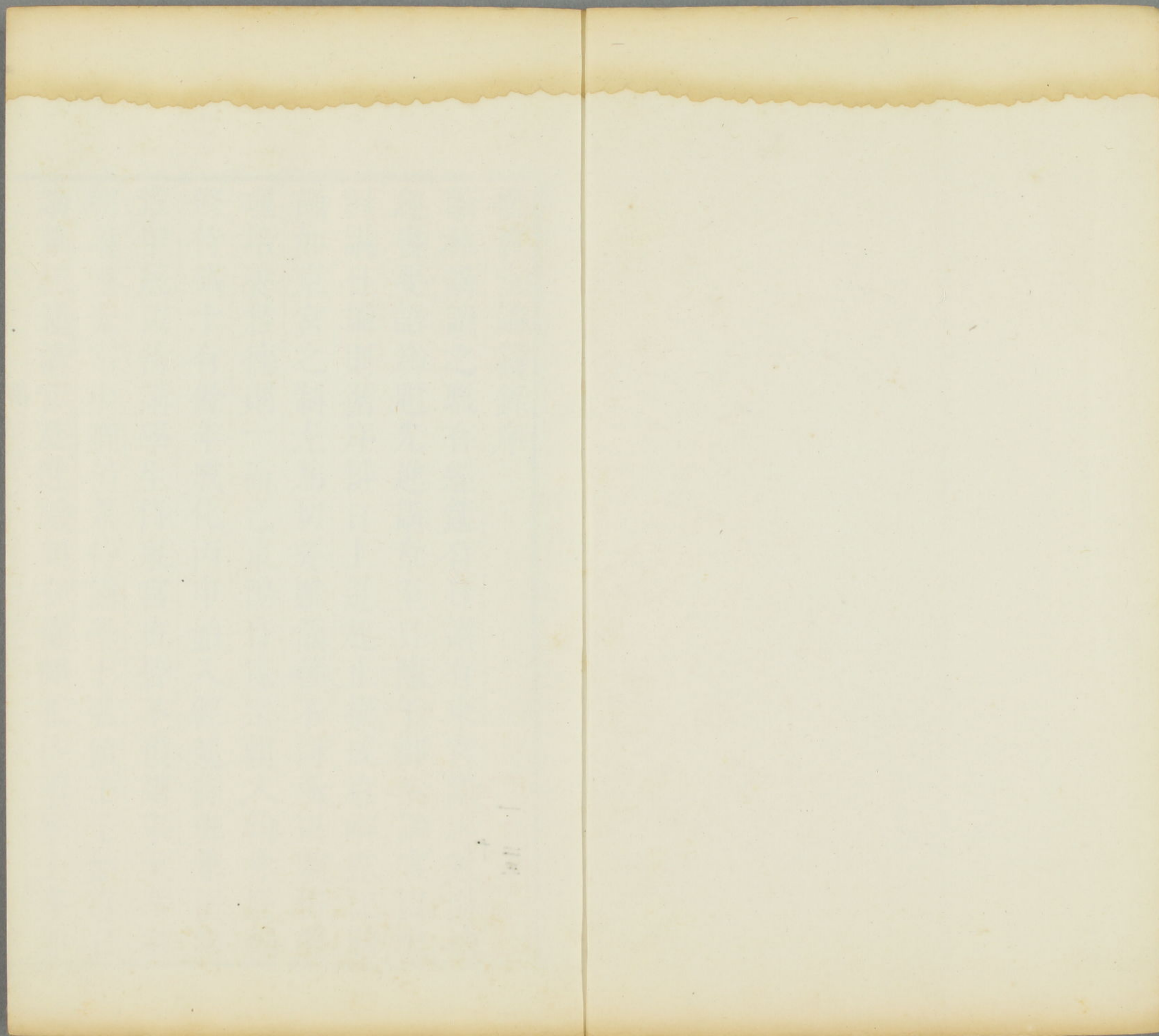


~ 16
2696
23







懷麓堂講讀錄序

翰林講讀之職有經筵有日講有東宮講經筵則摘經書要語爲題先進講章至日陳于御案講官以次對講日講則循序排日上進起止撰成直解默記暗誦如東宮之制尤爲切要雖儀節不同所以敷析義理培養君德則一而已東陽自憲宗朝入翰林歷編修侍講十有餘年成化丙申始入經筵侍班兼撰講章甲辰以侍講學生侍東宮班皆不預講事至孝宗朝屢遷太常少卿仍兼侍講學士弘治壬子始直日講兼經筵講官及進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亦如

昭和十年
一月三日
購求

門 八 16
號 2696
卷 23

之今上皇帝嗣統之初東陽實在內閣請以秋冬先
就日講而職在提督正德紀元之春經筵肇啟東陽
以例開講蓋至是而講讀之職始畢仰惟我國朝誕
啟文運太祖太宗聖神天縱固無待于問學而能仁
宣兩朝皆以長君御極豫教之成其來久矣成化弘
治間聖學緝熙文學法從之臣朝夕誦說各以所學
期効分寸之益東陽雖久塵禁近晚充講官不二三
年遂參機務其以經義供職事者無幾顧程頤之積
誠范祖禹之按講惴惴焉惟恐不及句讀訓詁雖非
大義所關然舍此無以爲感格之地也謹彙次所撰

講章直解若干首爲二卷別有三謨直解內閣所備
未經聽覽者則不及錄云

懷麓堂文後續稿卷五

經筵講章

中庸講章二首孟子一首書經二首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
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這是中庸第二十七章說聖道至大惟聖人能行之
的意思洋洋是流動充滿之貌峻是高大優優是充
足貫徹的意思禮儀是經禮禮之大處威儀是曲禮
禮之小處其人是指聖人說道是日用事物當然之
理天下之所共由惟聖人能盡之所以喚做聖人之

道子思說聖人之道先說箇大哉二字以贊美之如何見得大處看他洋洋乎在天地間流動而不凝滯充滿而不欠缺以言其功用則凡洪纖高下飛潛動植之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都是此道之發育蓋物之所以爲物不過陰陽五行之氣此氣之所以流行卽此理之所以流行也以言其體段則天下之物至高莫過于天至大亦莫過于天此道之高大極至于天而與之無間蓋天地之間不過陰陽五行之氣此氣之所充塞卽此理之所充塞也這是聖道之極于至大而無外所以說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子

思又說這道理優優然大矣哉凡天下之事禮儀大處如冠婚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有三百條之多無非此道之所存威儀小處如俯仰進退揖讓升降之類有三千條之細無非此道之所在這是道之入于至小而無內而益可以見其大也所以說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這箇道理雖是流行在天地賦予在萬民散殊在萬物然物得其偏而不得其全人得其粗而不得其精惟聖人盡此道于身故能行此道于天下所以說待其人而後行待之一字可見上天之道必有所付託而使之行而其生聖人者亦不爲

無意矣臣嘗論之聖人之道雖至高至大而其條目
品節却至精至密聖人將那高大的收拾向細密處
着實做將去外有以極其範圍之大而內有以盡其
節目之詳故此道流行于天下無一毫欠缺使其自
已有一事之不盡則于天下必有一事之不行矣豈
足以爲聖人哉若佛氏說空寂老氏說虛無皆窮高
極遠自以爲聖人之道若究其實則至于絕人倫廢
飲食茫然無所用于天下天下徒慕其名不辨其失
沉溺迷誤愈久而不自知此吾道所以不能行而求
其行之者必待于聖人也然道雖常存而聖人不常

出故道之在天下行者常少而塞者常多自堯舜以
來大率數百年而聖人出出則行不出則塞孔子以
聖人而不得位于是以此道傳之後世而不行者久
矣伏惟皇上以聖人之資傳聖人之道居行道之位
而攝參天地贊化育之權復隆古之太平除異端之
末學正有望于今日之盛也臣等不勝至願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
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
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
可以與天地參矣

這是中庸第二十二章書說聖人至誠的妙用直與天地一般至是至極誠是真實無妄盡是無欠缺的意思性是天理賦與人的道理贊是相助化育是造化生育處參是相參的意思子思說惟聖人之德極其真實無有虛假天下不能加尚他既無虛假便自無有私欲當初上天賦與我的道理都能盡得如性中有箇仁便真箇盡得這仁的道理性中有箇義便真箇盡得這義的道理性中有箇禮智便真箇的盡得禮智的道理內外精粗始終遠近一件件察得都無有昏蔽一件件行得都無有欠缺若是有一些虛

假如何是盡得這如是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在人的性也同是受于天的只是稟得氣質有不同處聖人能盡自己性故能真見那人的性與我一般他亦能盡其性如不仁的教他盡得仁不義的教他盡得義無禮無智的教他盡得禮智都無有不能知不能行處這是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在物的性也是受于天的只是稟得形氣全不同于聖人既能盡人的性故能真見得那物之性也是一般使他能盡其性如牛便教他耕墾馬便教他馱載仲夏便斬陽木仲冬便斬陰木獺祭魚然後捕魚豺祭獸然

後田獵與凡生尅制化飛潛動植之物一件件都處
得停當無有不得其用不得其所的這是能盡其性
則能盡物之性天地造化生育之功雖是至大無外
然亦自有分限天能賦與人道理不能使他盡這道
理必待聖人教化他然後能盡天能發萬物不能使
他自然成用必待聖人制度他然後用得是天地的
化育也是聖人贊助他這便是能盡物之性則可以
贊天地之化育至高莫如天至厚莫如地聖人在中
間也只是一箇人因他有這贊助化育的功故能上
配天下配地將一身參在中間與天地並立為三

一箇不得這是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
參矣蓋天地間只是一箇實理升而為天降而為地
鍾而為人散而為物故人稟天地之氣體即天地之
體心即是天地之心本都真實無妄只為氣稟所拘
物欲所蔽纔有不實便與天地萬物不相干涉了聖
人出而為天下民之主以天地之心行天地之事故
其功用效驗直至參天地贊化育而後已若使天下
有一箇不善的人有一箇不得其所的物便不叫做
參天地贊化育求其所以能如此者不是先盡了自
己的性如何做得故子思論參贊天地必本于至誠

其旨淡矣遠等德行這等事業只是堯舜能之如欽
明文思濟哲文明便是盡性平章而於變時雍慎徽
五典而五典克從便是盡人之性山川水土則大禹
成其績草木鳥獸則伯益順其生便是盡物之性故
堯舜之功直與天地相爲無窮洪惟皇上以堯舜之
資居堯舜之位可以建樞機于四表可以溥化育于
羣生使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以成參天地之功者
只在皇上一心之誠何如耳伏惟聖明常加體驗一
件政事如何是誠如何是不誠一件道理如何是盡
如何是不盡民已化矣惟恐有一人之不化物已安

矣惟恐有一物之不安擴而充之以求至乎其極則
堯舜之治復見于今日矣

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這章書是孟子萬章篇孟子答陳相說帝堯治天下
教民復其常性意思聖人指帝舜說契是舜臣名司
徒是舜時官名專管教民的事人倫是人之彝倫固
有的道理卽下文五件便是孟子因陳相說許行之
道要與民並耕而食因曉教他說聖人治天下只是
教養二字帝舜聖人因帝堯舉用使禹治洪水益治

山澤民得其養又恐民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濫以爲憂乃使契做司徒之官以教天下且說契把甚麼教他只是將民原稟受于天的五件彝倫人性中固有的道理是那五件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之有生至親的莫如父子有父子便自然有箇親愛的道理爲父的自然慈憫他的兒子爲子的自然孝順他的父母都是親愛上發出來這便是父子有親有天下便有君臣君臣便自然有箇義合的道理爲君的以義使臣事不合義則不可使他爲臣的以義事君義有不合

則不可苟祿都從義上發出來這便是君臣有義有夫婦便自然有箇分別道理夫婦相處慈義親密中間却有分限夫是夫婦不相賣亂這便是夫婦有別有長幼便自有箇次序的道理長幼相養等級不同中間却有箇次第不相侵犯這便是長幼有序有朋友便自然有箇信實的道理朋友相交彼此來往誠信交孚不相疑忌不相欺誑這便是朋友有信這五件人倫都是人稟受于天固有的道理只因飽煖安逸爲私欲所遮蔽將本心都喪失了聖人教民提撕警覺引掖開導他使他每各自完復了那本然

性理堂集
之性所以風俗醇厚天下治安聖人憂民之心方可以少釋矣使天下有一人不復其性則聖人之憂不止也是固不可與民並耕而亦何暇于耕乎臣按聖人治天下有君師之責君主養師主教二者治天下之大道也孟子告陳相雖是一時闢邪扶正之辭實乃萬世君天下者之樞準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雖堯舜盛時猶不免于五品之不遜今國家承平百有餘年民情久而易遷法令久而易玩豈無一人不復其性者仰惟皇上纘祖宗之洪基膺君師之大任憂民之念思切淵衷伏望以身爲教而示民之可

從以道爲治而化民之弗率唐虞之治將復見于今日矣臣等不勝欣願之至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昭明於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竹畀四方

這是周書康王之誥說文武有聖德得賢臣故能受天命有天下的意思文武是周文王武王不是太平是均平富是富足務是專用力的意思咎是咎惡底致至是至極的意思去處齊是兼備信是誠實周康初卽位告諸侯說道舊時文王武王爲君之德溥博

而不狹隘使天下無有彼此均平而不偏私使天下無有厚薄減薄稅歛使天下都富足無有窮困這是不平富人有罪惡不得已而復加刑刑又輕損而不深刻謹慎而不差謨不會專意去尋人的罪惡這是不務咎這箇心推行將去都到那至極的去處兼盡得來都極誠信無一毫虛假內外之實自然光輝發越明白在天下人耳目所以說昔君文武不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熊與羆都是猛名不二心是一心又是治康王又說昔文武那時却也有熊羆一般的武士與純一忠實不二心的賢臣同心

協力輔佐文王武王保護經理我周邦國所以說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端命是正命訓字解作順字文武有此道當受正命天也順他所以下箇順字付是託畀是與康王又說文王武王既有這等聖德又有這等賢臣輔佐他以此承受上天的正命上天以此順文王武王之道把天下交付與他主管故文王時三分有二武王時天下大定所以說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康王之意是說文武如此聖德猶委賢臣輔佐况我之德不及文即位之初不賴羣臣輔佐如何保這天命求助

之意可謂切矣臣嘗論之天命之所付託在人君助人君以共承天命者在大臣人君知此理必能任用賢才不肯自恃聰明人臣知此理必當竭盡力不敢曠廢官職君臣一體上下同心然後可以承天命治天下此是一定的道理然一代創業之君必有一時佐命之臣若繼世之君當卽位之初尤不可無舊臣之助故成王告周公說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及康王求助諸侯亦是此意後來二君都是保邦致治時有召公畢公在其致天下安寧刑措不用號稱守成賢主豈不是

諸舊臣輔佐之功後世守成之君如漢元帝尊蕭望之爲師傅高宗知褚遂良爲顧命之臣不但不肯聽信又將他枉害了這是有賢而不能用漢成帝師法張禹與議大政宋理宗尊寵史彌遠惟言是從這是用臣而非其人所以當時邦家禍患有不可勝言者洪惟我朝聖祖神宗弘謨偉烈列聖相承重熙累洽百有餘年守成大業未有盛于今日者也然功成治定逸豫易生聖帝明王未嘗不以爲慮伏惟皇上思上天付託之重念祖宗創業之難體左右臣職之重推廣聖德專任賢才以隆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則

成康之治不足言矣臣等不勝至願

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這是傳說告高宗以法古爲治的意思王是稱高宗建是立獲是得昔商高宗旣得傳說爲相訪以爲學之道傳說因稱王以啟其君之聽說道凡人須求聞見廣博于天下的道理無所不聞無所不見這是爲何惟要建立天下的事功蓋有一事必有一理有一件道理不通便有一件事幹不得然不可全資于人又要求之于古前代聖王修身治天下的道理都有

訓戒與後人做師法如二典三謨之類件件要學則天下的道理自然有得于心比之資于人者尤爲親切這便是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傳說說人于行事之時若是不以古訓爲師法只將私意小智變亂舊章有一利必有一害利處常少害處常多必至于下失人心上傷國體而欲久安長治永保子孫則非說之所聞言必無此理也這便是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臣按經書中言學字起于高宗傳說問答之詞蓋天下之人皆不可不學而人君之學尤爲緊要君之學與不學天下之治亂係焉

惟齋堂集
顧天下之理難辨而易昏天下之事難成而易敗故必資于人以爲用見之地考諸古以證聞見之真然後以成天下之治保天下之業高宗所以四海仰德爲令主豈非傳說之言有以啟之哉厥後宋臣范祖禹講這一章書畢將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三句重讀兩三遍所以警戒仁宗之意深矣恭惟皇上以睿聖之資傳帝王之學日御經筵講求治道惟在體察斯言推之天下而已臣等無任惓惓仰望之至

孟子直解十九首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是孔子弟子冉求季氏是魯國之卿當時與孟孫叔孫號爲三家皆魯國之強臣宰是家臣賦是取賦粟倍他日是取民粟米比往日加一倍徒是類小子是衆門人鳴鼓而攻是聲揚他的罪過切責他孟子說季氏爲魯國之卿平昔越禮僭分不守臣節侵漁剝削刻害小民他的富貴已過于周公了冉求做他的家臣不能朝夕規諫更改他的德行已是不能盡

職反替他取民米粟比往日又加了一倍橫征暴斂日甚一日使小民愈加困苦無安生地則其罪又甚矣當時孔子聞得此事乃對衆門人說冉求忍心害理附姦黨惡不是我的徒類你衆門人可聲揚他的罪過切責他蓋甚絕之之意也孔子雖切責冉求然其意亦并警季氏孟氏引之蓋欲使後世阿附權勢者知不爲公論所容皆當以爲戒也

右弘治五年五月初四日講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善戰是善與人爭戰服是受上刑是上一等最重的刑罰連是結次是次一等稍重的刑罰辟是開墾萊是蒿萊任土地是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次是次一等稍輕的刑罰孟子承上文說人君不行仁政爲人臣的却自恃武勇善與人爭戰殊不知爭戰之時兩軍交至兵刃相接傷殘死亡不可勝紀這等人若以先王之法律之當受上一等最重的刑罰古之人如孫臏兵起之類便是又有一等人臣專以連結諸侯以口舌遊說列國如干齊楚則言某國兵弱可取干梁陳則言某國財盡可伐引誘列國諸侯互相併

懷慶堂集
吞沒有了期這等人若以先王之法律之當受次一等稍重的刑罰如蘇秦張儀便是又有一等人臣志在興利聚歛到處剪除了草萊開墾做田土分與百姓每着他耕種納賦稅年年徵科但知富國全不恤民這等人君以先王之法法律之當受又次一等稍輕的刑罰如李愷商鞅便是這一節蓋言當時人君不行仁政人臣專以此三者之事取名于世都是先王的罪人孟子此章亦遏人欲存天理之意有天下者不可不以爲戒

四月初七日講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恭是恭敬儉是節儉侮是侮慢奪是侵奪惟恐不順是惟恐天下不順已聲音笑貌是假做于外的模樣孟子說人君能持身恭敬不驕傲的必能體貌大臣禮接羣下不肯恃其勢位輕易傲慢君能用財節儉不奢侈的必能取民有制不肯逞其威力分外侵奪人這不侮不奪便是恭儉之驗于行事着實的若侮奪人之君任情使勢惟恐人不順其意豈能爲恭奪

人之君貪得無厭惟恐人不順其欲豈得爲儉這恭儉二字須是有此實心成此實德積中發外自有不可掩者豈可本無其實而徒以聲音笑貌矯揉粧飾假做於外哉蓋誠僞之間天地人欲判然不同不可不謹當時列國之君或有名爲恭儉其實不恭儉的孟子此言亦必有爲而發然實君人者所當知

四月十六日講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淳于髡是齊國的辯士授是以物與人受是接受凡物溺是落水援是救豺與狼都是野獸權是稱錘淳于髡問孟子說我聞得男女之間或以物與人或手受人物都不親手交付只奠放地下使各自取去這果是古禮否孟子答說古者男女不親手授受所以遠別嫌疑此正是禮淳于髡又說假如嫂叔二人嫂是女叔是男嫂或偶然落在水中爲叔的倉卒無有器物若不以手去救他必然渰死以手救他則于禮有礙不知當此時救的是不救的是孟子又答他說嫂叔至親若嫂落水而不救則陷于禽獸無復人理

與豺狼一般如何不救且男女不親授受是禮之經
常人所共守嫂溺將手去救他是禮之權宜一時之
事譬如那稱錘一般隨物輕重或往或來務要取箇
恰好處若死守常法不通權宜便不是道理惟于權
宜之中稱量得合着中道此乃所謂禮也淳于髡之
意將欲孟子從權救世故先設爲問難而孟子亦以
正答之其義還在下文

四月二十三日講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
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夫子是尊稱之辭指孟子子是男子的通稱指髡髡
因孟子權字之義又設問說禮既有從權處方今天
下大亂百姓每都遭陷溺如落水一般這百姓每都
是我的同類也當從權去救他如何夫子都死守正
道不肯將就求仕以救天下孟子又答他說天下雖
是陷溺惟道可以救之不比嫂溺于水只消以手救
援便可濟事蓋士君子出處必以正道不在已求人
庶幾爲時君所重有言見聽有志得行方可救濟得
天下百姓若是枉已求人爲時君所重諫不行言
不聽德澤不下究如何救得天下百姓今爾要我救

天下却教我先枉道以求合于人則是先棄了救天
下的器具是要我以兩手救天下豈有此理乎此章
言事之變者固可從權若道之正處決不可不守聖
賢出處之宜大畧如此

右一授四月二十九日傳學士瀚講講例每
三授則一温爲四日此以前温書皆傳講以
後將輪温而直解已預辦三日故以初授屬
傳而東陽講次授以直温書又後凡有事妨
則五日代講而凡代講及温講各附載所講
直解于此式云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至父子相夷則
惡矣

公孫丑是孟子的弟子不教子是不親教其子夷是
傷這夫子是子指父說公孫丑問於孟子說君子之
於其子未有不愛而教之者然從來不肯親自爲教
這是何故孟子答說父子主恩若親教之則事勢或
相乖戾至于不可行故不教也如何是不可行處蓋
教子必以正道爲主如教孝弟忠信之類若教之孝
弟而弗從導之忠信而弗率則爲父的必謂其子不
足教而以怒責繼之矣夫既繼之以怒責則始也愛

而教之今則反將那天性之恩傷了父既傷其子那爲子的又責父說夫子以正道教我然我看夫子自身也未必自行正道如何却要教我則是子又重傷其父矣父子之間彼此相傷則爲父的陷于不慈爲子的陷于不孝豈不是入于惡了這便是勢有不行所以君子之人不親教其子也教之之法詳見下文

右一授傳學士作五月初八日代講

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易是交換責善是督責使必要爲善離是情意間隔的意思孟子既答公孫丑君子不親教子之義又推廣說上古之人既不親自教子又不肯棄而不教于是將兒子與人兩相交換着教他所以全父子之恩又不失了爲教的道理蓋因父子之間骨肉至親不可互相督責務要他必行善道似朋友一般若父責子爲善子又責父爲善當其督責之時言語未免激烈情意未免有間隔處一有間隔則父雖欲慈而反不得爲慈子雖欲孝而反不得爲孝父不慈子不孝則一家之內乖戾不祥的事無有大于此者責善本是好意其弊乃做出不祥的事來古人所以不親教

子務要交換相教正爲此也然所謂不責善者也不
是全然不管如路人一般父之于子當不義則從容
訓戒子之于父當不義則從容諫諍只是不可過于
激切耳此又是孟子言外之意

五月十二日傳學士代講

已上三授三月十六日溫講

孟子曰事孰爲大至守身守之本也

事是奉事孰字解作何字守是持守本是根本孟子
設爲問答說大凡人所當奉事的如事君事長之類
非止一端中間何者爲大惟有事父母的道理最大
人所當持守的如守國守官之類也非止一端中間

何者爲大惟有守身的道理最大這兩句是分說然
就這兩件中又以守身爲要若能尋規蹈矩持守其
身不失陷于不義之地便能奉事父母使他歡喜無
憂無辱這等事乃理之所當然我也曾聞得來若是
放縱曠蕩陷其身于不義却能奉事父母使他歡喜
全無憂辱這等事我却不會聞得是事親者又不可
不先守其身也這兩句是摠合說且事君事長那一
件不是事然人先有父母而後有君長必事親能孝
則推之于君而能忠推之于長而能順此事親所以
爲事之根本守國守官那一件不是守然人有身然

後可以做官可以治國必能守其身則推之于家而
家齊推之于國而國治推之于天下而天下平此守
身所以爲守之根本這兩句是反覆申明前兩句之
意

五月二十二日講

曾子養曾皙至若曾子者可也

曾皙名點是曾子的父親徹是收曾元是曾子的兒
子孟子既說事親爲事之大于此又舉事親的實事
說昔者曾子奉養他的父親曾皙每設飲食必有酒
肉不缺臨到喫了將收去時曾子必請問父親說這

餘剩的物把與誰喫或父母問這物有無曾子必答
應說有蓋恐父親之意再欲與人便得與之也及曾
皙死了曾元却又奉養他的父親曾子每設飲食亦
必有酒肉不缺臨到喫時將收拾去曾元遂不問這
物與誰或父再問這物有無必答應說沒有其意將
欲再進父不欲別與人也這便是奉養父母口體而
已若曾子則能承順父母要與人的好意而不忍傷
了他乃養親之大者也夫凡事親的人若能如曾子
奉養父母的事不似曾元但養父母的口體則這人
養親之道也把做可了夫孝如曾子已無以復加矣

而止說箇可字者蓋人子之道雖做到十分極處也只是本分所當爲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孟子這一章既說守身爲事親之大於只一段是見曾子能守身以事親之大的意思

右一授傅學士作傅省墓歸九月二十八日

代講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 一章

人是人君所用的人適是過責問是非間大人是有大德的大臣格字解作正字是物之所取正者孟子說大凡人君所用的人豈能人人皆當使有一人不

當也不足與相過責所行的政豈能件件都是便有一件不是處也不足與相非間蓋用人行政都是人君一心若君心有不正則雖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此用人之非所以不足過責行政之失所以不足非間惟有大臣者道全德備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譽望丰采自能聳動這等人方能格正君心之非但君心萌動時有一不正使格之以歸于正如君心有不仁便格之以歸于仁則凡用人的類莫不皆仁君心有不義格之以歸于義則凡用人行政之

類莫不皆義君心既歸于仁義則凡不正處皆歸于正而凡用人行政莫不皆得其正夫君者國之表率天下之所視倣者一正其君則天下之人觀感興起無有不歸于正這便是國定果能正君而定國則何必人人而去之事事而更之然後足以爲治哉孟子此章言輔相之職必先格君 心之非而欲格君心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這是萬世爲大臣之法

十月初八日講

十一月初十日溫講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是料度譽是聲譽毀是非毀孟子說人必有善纔得人稱譽然稱譽之言未必皆實有一等人只是尋常度日所行的事與衆人一般本不足以致名譽原他的本心初不料名譽之至却偶然得人稱贊起來互相傳誦衆口一辭這便是不虞之譽人必有惡纔被人非毀然非毀之言也未必皆實有一等人小心畏慎所行的事務求全美惟恐有些差失招人議論却無故被人非毀說他不是這便是求全之毀夫爲善得好名爲惡得惡各本是常理今乃有出于常理

懷齋堂集
之外的這等處去須要見得透修己的不可僥倖得名便歡喜自足了還要勉強爲善以求稱其名不可因外人言語便生憂疑只要自家持守得定終身不改觀人的不可徒取虛名便輕易進用人不可信人讒謗便輕黜退人還要仔細詳詢訪實有可用然後用實有可退然後退他如此則無實之毀譽不能亂矣這却是孟子言外含蓄的意思

弘治九年八月十三日講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是輕易責是過責孟子說人之言語若發之不當必然遭人過責既遭過責以後必不肯輕易發言故凡人之發言時不計是非不顧利害只管輕易胡亂說將出去這等人只是偶然不曾遭人怪責他以此不知懲戒耳蓋常人之情前面無所懲創則後面不知警省自是如此若君子之言則當謹而謹豈待有差失有過責而後不敢輕易哉孟子這一章必有爲而發然亦可以爲言語之戒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患是病患孟子說凡與人做師傅必是他學問有餘人來求教不得已而應之乃可若是他心性好勝不

待學問充足只管好做人的師傅則自家滿足再無有進益了只是人的大病痛處不可不戒夫師之道固世之所不可無然亦不可輕易如此

右一授八月十四日程學士敏政講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一章

樂正子是孟子弟子子敖是齊大夫王驪的表字之是往先生指孟子昔者是前日館是客舍克是樂正子的名昔日孟子在齊國樂正子從着大夫王子敖往齊國去孟子意說子敖是小人不當與他同遊因怪樂正子及樂正子來見孟子孟子說你亦來見我

乎樂正子見孟子怪他不知何故問說先生如何說這等言語孟子又問他說你來到齊國幾日了樂正子答曰前日來了孟子說既是前日來了如何兩日不來見我我說這等言語豈不宜乎樂正子答說因舍館未定所以不曾來見孟子又說你曾聞得人說直待客館定了方纔求見長者乎蓋樂正子既已失其身又不早見長者其罪多矣孟子且以不見之罪責之樂正子既聞得孟子說卽引咎自責自稱其名說克自知有罪不敢辭矣這一章見孟子教人之嚴而樂正子勇于受責亦自可見凡爲師的必以孟子

爲法爲弟子的亦不可文過飾非爲樂正子名教中之罪人也

八月十六日講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

徒字解作但字舖是食啜是飲孟子呼樂正子說你這一遭跟着王子敖來更無他事但這箇些飲食而已我不意你平日學古入之道不知擇所從之人是可與同行的是不可與同行的却專爲飲食是何道理蓋學古入之道則能審于擇人嚴于處已遇可從之人雖無勢利簞食瓢飲亦所不辭遇不可從之人雖有勢利千駟萬鍾亦不爲動子敖本是齊王倖臣孟子平日絕之未嘗與他說話今樂正子乃失身于此人宜孟子正其身而切責之也

右一授程學士作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後是後嗣不告是不告父母娶是娶妻孟子說按古禮凡人是不孝的事有三件阿意曲從陷親不義是一件不孝家貧親老不爲祿仕是二不孝不娶無子絕

先祖祀是三不孝這三件中惟有無後嗣一件是大不孝蓋子孫所以報本追遠在于祭祀若是不娶妻不生子絕了祖父的祭祀不孝的事豈有大於此者故虞舜承帝堯的命娶了二女不曾告他父親瞽瞍得知娶妻大事豈有不告父母之理只是瞽瞍爲父大不慈若是告知必然不要他娶不娶必然絕了後嗣得罪反重故不敢告也然舜雖不告堯子論他則以爲與告了的一般蓋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禮而得中則不離于正矣然常道人皆可守權非聖人不能

能用若父之不慈不至瞽瞍子之大孝不及虞帝却欲不告而娶則是天下罪人又不可一概而論也

八月二十六日講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這實字解作結實之實孟子說仁義二者是人性固有的然仁主于愛而愛莫切于事親人能孝順父母便是仁之實義主于敬而敬莫先于從兄人能敬事兄長便是義之實仁義之道其用最廣比如一株樹愛民利物都是仁之枝葉其本却自愛親之一件上推來以此便見愛親便是仁之結實處忠君弟長都

是義之枝葉其本却是從兄上推來以此見得從兄便是義之結實處人之良心發見惟此二者最爲切近最爲精實能于此體認躬行而充廣之則仁義之道不可勝用矣

右一授陳學士作九月初七日溫講

智之實知斯二者至手之舞之

這三箇實字從上文兩箇實字說這三箇斯二者都指事親從兄說節文是品節文章生如草木有生意一般惡字解作何字踊是舉足踏地的模樣孟子既說仁義之實在乎事親從兄又推智禮樂之實不在

於他只在於事親從兄這兩件道理知得明白又能固守常常不離去了這便是智之實處禮之實只於這兩件爲之品節文章使其次第等級秩然不亂威儀文采粲然可觀這便是禮之實處樂之實只是於這兩件中心悅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既無勉強則這道理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既有生意則自然暢茂條達發將出來如何遏止得住既止不住則盛而又盛形於動容見於四體至于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矣這一章說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于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

固而後節之密而樂之淡也

九月十一日講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至此之謂大孝
瞽瞍是舜父的名底是至豫是悅定自各止其所的
意思孟子因說帝舜之孝又推廣說舜能得親之歡
又能諭親于道事親的道理已盡到至極處故瞽瞍
雖至頑這時節都至到和悅的去處這便是底豫了
只因瞽瞍一至底豫凡天下為人子的知天下無有
不可事的親都做做舜而為孝及至他為父的也都
底豫無有不慈這便是化瞽瞍一底豫凡天下為

父的慈為子的孝子孝父慈各止其所無有不安其
位的意思這便是定舜之孝至于如此為法于天下
自可傳于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所以稱做
大孝蓋凡處人倫之常者易處人倫之變者難舜處
人倫之變而能盡其孝故孟子舉之為萬世法也

九月十四日講

離婁章句上

這是孟子離婁篇後一半因簡帙重大分作
章句下篇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

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都是地名岐周是岐山下周舊邑畢
郢也是地名孟子說虞舜生于諸馮遷居在負夏沒
鳴條都是東方夷服之地是舜乃東夷之人也周家
文王生在岐周沒在畢郢大抵是西方夷服之地是
文王乃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至其揆一也

符節是玉做成的篆刻文字從中分開使彼此各藏
一半有事則左右相合把做信記揆是度孟子又說
舜與文王地土相去有千餘里之遠世代相先後相
千餘年之久然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志行遵于
中國以及于天下則與符節相合一般無有差錯是
聖人之生無有先後遠近之不同揆度將來其所在
所行的道理則一而已非孟子深知二聖之心豈能
形容至聖若此哉

弘治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講

承至聖... 而... 子... 二聖之... 豈... 不... 其... 天... 與... 合... 無... 王... 志...

東祀錄序

東陽生晚每按閣載籍及聞學士大夫談闕里之勝
心竊慕之成化庚子歸自南都道濟上洗馬羅先生
明仲要與偕行不果赴已而悔之久未有以遂也弘
治己未宣聖廟災有詔重建及今年甲子告成上以
為國家重典用國學時祭之制遣內閣臣往祭而東
陽贊承勅以行禮成之後謁孔林登尼山經曲阜挹
洙泗之餘波訪鄒魯之遺風觀漢魏以來遺文斷刻
山川靈秀之秘禮樂聲容之美衣冠文物之會信一
時之盛也正事有難成功有難繼

倣諸古

身控籍有述焉顧國家新釋吉禮未純又朝廷方以
災異下修省之令閭閻之愁嘆道途之艱苦接乎目
而感之乎心燕不用樂遊不越境有無已大康之戒
殆不能盡其所欲言者且締姻孔氏迄今已閱五歲
遂事之際過從遺問之所不能廢而南溪公以敬東
莊公以和後先捐館感事觸物又安能已于情哉凡
悲歡喜愕鬱抑宣洩之間一出于正雖不敢以自謂
而亦因以自考也自癸卯至返擢爲日四十有七得
記序辭各一銘二文四奏疏五詩二十有八彙錄之
爲卷乃冠以勅文祝辭用志二事之始

遣祭 勅文

勅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比
因闕里文廟燬于回祿爰令有司重建厥功旣成今
遣卿往彼祭告夫先師道德萬世之所宗鼎新廟庭
一代之盛典以故禋告之禮特委輔弼之臣卿其精
白一心寅恭將事務期聖靈昭格以副朕啟師重道
之懷事畢星馳回京欽哉故勅

弘治十七年閏四月初七日

遣祭祝文

維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閏四月辛酉朔越七日丁

懷麓堂集
卯皇帝謹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
李東陽致祭于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惟我先師代
天立教禮嚴報祀四海攸同嶽降在茲廟貌自古頃
罹災變實警予衷爰飭有司命工重建越旣五載厥
功告成棟宇畢新器物咸脩光昭儒道用妥聖靈特
遣輔臣遠將祭告尚祈歆鑒永享明禋謹告

懷麓堂文後續稿卷六

東祀錄

請書刻御製碑題本

題爲公務事先該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
源等奏闕里孔子廟修建落成續該禮部題乞御製
碑及遣官祭告等因奏聖旨是遣尚書李東陽祭告
欽此除欽遵外臣竊惟修建孔廟朝廷重事而御製
祝文及遣祭祝文尤陛下隆師重道之盛心是宜刻
之金石以昭示萬世但本廟僻在一方恐無繕寫楷
書之人不能揚厲宸章有孤恩典臣奉將使命事體

相關乞令制勅房中書舍人喬宗齋捧前項御製文字往彼書寫上石仍乞帶領工部文思院副使閻傑就彼鐫刻事畢之日卽令回京該部施行照例應付廩給脚力便益等因奉聖旨都准此該衙門知道欽此

代祀孔廟有述

我皇重孔教廟祀嚴春秋睠茲闕里災有命事崇修憲使告成功封章達宸旒儒臣奉明祭吉日夙已諏靡鹽信王事瀕行罹國憂蒼黃變凶吉兩月停余輶閏夏氣暄熱往哉難久留黃扉地親切使命渺無由

向非重道心詎敢息與游朝辭魏闕下暮宿張灣頭發軔芳草草計程勿悠悠江湖與廟廊自古相爲謀

憂旱辭

黃塵赤日無南北平田見土不見麥秋麥垂垂盡枯死春麥雖青不滿咫秋田種少未種多田家四顧無妻子官河水淺舟不行漕舟不載南舟名河西鈔關坐不稅大倉粳稻何時至一春無雨過半夏貧民望雨如望赦安得一雨如懸河坐令愁怨成歡歌我行雖難奈樂何

天津

玉帛都來萬國朝梯航南去接天遙千家市遠晨分
集兩岸沙平夜退朝貢賦舊通滄海運星辰高象洛
陽橋河山四塞喉襟地重鎮還須擁使輶

夜過滄洲二絕

滄瀛直上海門淡南北流來自古今牧馬尚談今日
事買牛須見古人心
野涼溪樹晚蕭颼淺掛輕帆沂急流獨坐船窻清不
睡聽風聽水過滄洲

弔顏魯公詞

平原之疆漢侯所邦慨叛孽之突起值唐廷之弗綱
列城失勢以風靡長途眯目而塵揚穴有首鼠轍無
怒螳彼二十有四郡豈一士之可望乃有循吏出守
忠臣作防旣炳見乎先幾復潛鋒于外攘練周兵于
丘甸峙魯遂于芻糧方其開筵饗士灑涕沾裳威振
虎豹氣吞豺狼屹砥柱之中立任奔流之湯湯破衆
醜之心腹扼中原之喉吭隱犄角之交應與常山而
爲雙當是時也飽宴安之醜毒嬰富貴之膏盲釁起
褒姒禍延金張爭射利以賞國孰扶顛而救傷如公
者狀貌不達于蔽旒足跡不登于巖廊而乃身任國
紀義存天常悲舉世之莫變信斯人之孔臧及乎茲

相譎使強藩脇降年既老而益壯辭不煩而愈昌指
山河而誓死與日月而爭光稽往牒之具載想英風
之未亡瞻廟貌之依邇恨束芻之莫將莽川陸之既
暮見高原兮蒼蒼

將至德州徐都憲仲山來迓是夜微雨

說早談荒夜不眠曉來衝雨各開船不辭飄灑沾衣
袂且愛依微入野田雲好不應風作祟路長真以日
爲年無端又屬淹留坐醉下蓬窻一黯然

次日大雨至夜喜而有作

打窻鳴雨喜來過坐聽歡呼雜擢歌沙口渡喧人語

亂枕樓風急水聲多塵心散渴真消得農事雖宜柰
晚何七十二泉雲霧裡可能流潤入官河

過安平鎮減水石壩有懷劉司馬長句

黃陵江頭河水黃衝沙走石聲礮琅北趨平原下廣
澤直使運道無津梁坐令漕舟百萬若山壅賈船徒
紛龐帝遣臺臣出治水水性犇兀難爲降千金作塌
萬夫力頃刻下墮輕毫芒臺臣焦思廢食寢夜夢神
禹授以玉簡青琳琅水行在導不在障豈以水石爭
濤瀧地靈順軌水怪伏河遂南徙歸徐方因高爲陵
下爲澤復有石壩磊學長如岡豐功偉績不可以數

計此乃餘力非末強憶昔文皇建都向燕薊中導汶
泗通漕綱尚書朱公富經畧世上但識陳恭襄瑄武
功徐公有貞何人亦竒士盛以勳績爲文章四十餘
年復一決嘆此之績安可忘帝命儒臣分書刻金石
此記正屬臣東陽使船東來一登眺風日颺爽炎天
涼是時臺臣入兵省我在江湖思廟廊但願此岡不
墮河不徙縱有帶礪無滄桑

過汶上訪思聖堂

東入齊魯疆始見聖跡存曰茲中都地宰此社與民
大哉堪輿門何者非吾人平生轍環志且復先鄉鄰
損也不宰費顧此逃權臣跡殊本同義於道諒有聞
見賢且思齊希聖復何云徘徊古祠下感慨傷心神

望闕里

闕里分明聖域開魯邦遺趾豈蒿萊衣冠夾路清風
引香帛盈門好雨來天外遠山皆拱護眼中新廟已
崔嵬茲行合是平生事况有文章出上台

新廟告成事

巖巖岱岳新廟有作爰經爰度惟舊規是若載增載
拓以光乎前畧新廟既構其輝孔昭如幅斯鞅如
越斯茂若繪若繡惟功之懋厥有加于舊惟天降

災鬱攸是崇惟斯文之恫惟帝降命有嚴厥工惟中
丞之風監司之功 廟祀俾俶帝命孔肅曰此大事
我其可弗告粢牲册祝言輔臣是屬臣拜稽首臣曷
敢弗恪 廟既新止禮既殷止聖靈降鑒饗吉蠲止
天右斯文實享厥屯如貞斯元如冬斯春惟國有明
祀於千萬年

右新廟五章一章六句一章七句一章八句
一章十句

謁尼山廟有述

迢迢魯城路望望尼山峯坤靈在其西坤靈洞名顏母山名

在其東周原敞弘地中有文宣宮年深歲復政上雨
兼旁風蒼黃設俎豆俯仰思儀容周旋入寢殿棖棟
半已空丹青剝像貌暴露炎埃中因之起淚痛蹙額
面發紅荒苔臥石柱隱隱雙雕龍乃知前朝事規制
本穹窿興替會有時闕里方尊崇紛紛緇黃輩各自
傳其宗琳琳映貝閣勢若爭雌雄吾曹衣冠士此涕
誰無從昨逢中臺彦徐都憲盧侍郎感舊傷遺踪惜哉不共
到獨此心忡忡他時按部後為我廻青驄

謁顏廟

至德不世出所居必有鄰依依闕里東見此陋巷行

天資本純粹况乃沾陶甄禮樂以為邦克復以為仁
曾時七十子此道鮮有聞行藏亦時可不道周公貧
傷哉宣尼慟此涕復何人公封與廟配俎豆垂千春
古祠久荒蔽廢井尚未堙洞酌代明祀冷然洗心神
舊第入環堵纓冠見雲孫因之訪孟廟鄒嶧東嶙峋
遙瞻孔林在且薦清溪蘋

曲阜紀事

天下衣冠仰聖門舊邦風俗往來敦一方煙火無菴
觀本縣僧道不入境三世絃歌有子孫城郭已荒遺址在書
文半滅古碑存憑誰更續東遊記歸向中朝次第論

謁孔林

墓古千年在林溪五月寒恩沾周雨露儀識漢衣冠
駐蹕亭猶峙宗貞宗亭巢枝鳥未安世傳鳥雀不入林斷碑溪樹
裏無路可尋看

周廟祀周公也

淤于庠薦于庭坐于廟堂孰使我冠裳兮
或飽而餒或煖而舒或佚而娛孰安我起居兮
孔道之傳兮周祀之綿兮魯封之存兮曷以不永年
兮

右周廟三章章四句

謁少昊墓

古稱少昊氏云是五帝先冊典既茫昧氏名僅流傳
建都魯城東遺址有軒轅至今高原上陵樹鬱成阡
豐碑不刻字遺恨宣和年宋徽宗造碑甚鉅值金亂不果立國朝重
明祀香帛隨纁年時制每三祭我來訪舊跡幸未迷榛
管四顧林莽間野意但蒼然停車問父老相對兩無
言

會東池有懷東莊聖公

半簾斜日罷登樓夢醒重來是舊遊山雨尚含青竹
暝水風先動碧河秋望重東嶽疑千里興比南溪欠

一舟好事主人無在者十年心賞為誰酬

過曲阜孔永道見兆先壁上詩志痛一首

欵語清茶去復留敗牆殘墨重回頭無端又作春聲
嘆拭目西風兩泪秋

泛南池有懷南溪聖公

輕舟別浦路迢迢危石虛亭影動搖雲去好山爭入
座雨來新水欲平橋多情留客空杯酒舊事傷心但
柳條今日我來還我去小山叢控竟誰招

望嶽

偶上奎文閣來觀泰嶽峯半空翻碧浪平陸走蒼龍

紫愛沾嵐濕青憐滌黛濃長源隨逸邏高樹助蒙茸
幢節迎還送戈矛擊更衝煙霞變明晦雲雨驗豐凶
混沌天初闢精靈地所鍾分疆書禹貢肇域紀堯封
挹淺臨滄漭憑虛揖華嵩行尊宜作犬各重合稱宗
外歛神無迹中涵德有容廟嚴王者象植古大夫松
北闕身長繫東輶境暫逢崖躋愁月觀谷嘯想風從
聖主勞心切儒臣樂事慵饗食慙驛廩輿從憫官慵
歲早當憂國民勞恐病農我方頤一笏誰共手雙筇
日月蹉跎易溪湖隔限重奮飛翰鳥翼飄泊信萍蹤
濯日思晞髮凌秋憶盪胸酒闌多爽氣涼思脫惺鬆

祭尼山廟文

維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五月庚寅朔越二日辛卯
具官李東陽奉勅代告闕里廟庭成事之後恭謁尼
山謹率中書舍人喬宗以牲醴香燭之奠昭告于先
師大成至聖文宣王曰聖人之生必當貞元之運稟
川岳之精岱宗之麓有出曰尼洞曰神靈者吾夫子
之所生也仰惟德合元化道存六經集羣聖之條理
開萬世之太平者實吾人所賴以有成也薦享之禮
報答之義達上下遠邇而無間者天下之同情也瞻
我闕里有嚴廟庭屬重建之舉爲代告之行蓋統于

專命而不敢以附託爲私榮也故踰三日之祭而不
遠數十里之程辦香之獻少牢之薦亦惟以致愚誠
也若乃幼而學壯而行爲子而孝爲臣而忠嚴出處
之分慎始終之節以質于幽明者方竊有志焉而懼
未之能也萬冀聖靈其幸鑒之庶幾無負于心盟也
謹告

祭南溪公文

維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五月庚寅朔越三日壬辰
具官忝眷李東陽欽奉朝命祭告于闕里聖廟越既
竣事乃克以剛鬣柔毛庶饘之奠致祭于故衍聖公

南溪先生親家之靈曰予昔弱歲與公同朝邈乎其
未始接也粵自冰玉羅洗馬之好濟寧之邀竟回舟
于輿盡空命駕于神交旣而德卿陳提學惠我以柯
伐東莊賦我以桃夭仰聖門之蔭澤挹令子之丰標
書不越月望不崇朝公益嘗有意于予矣謂在潞水
瀕都越之郊及乎新廟有負我車載膏奉王言于綸
綽戒邦禮于牲牢瞻宮墻而再拜歷庭館而同邀會
不幾時而公不我畱也諒四美之難具嗟萬物之旣
凋知此事之非偶嗟吾生之不遭徒許心于掛劍猶
恋德于綈袍已矣乎丹書玉節不可以久駐空痛哭

而還鑣嗚呼尚饗

祭東莊公文

前與公交義則鄰曲後與公親情則骨肉公實爲之
豈必天屬新廟旣揚代祀孔肅中更歡戚屢變寒燠
公實啟之天竟從欲我來何遲公去何速入公之筵
不聞筵墳坐公之筵不聆言咲默默蒼天悠悠九泉
我來有期公不少延我之思公昔公之行贈有篇猷
今公之沒葬有銘刻公性所嗜公心可質我之來思
久願永畢公平有知鑒我芬苾尚饗

代告闕里孔子廟記

弘治甲子春正月重建闕里孔子廟成蓋自己未夏
六月以災告上旣命學士臣李傑往告卽下山東巡
撫巡按暨布政按察諸臣議重建焉前僉事臣李宗
泗規畫畧定今僉事臣黃繡綜理周畢而巡撫都察
院臣徐源實綜之輪奐闕偉髹繪輝赫皆加于舊而
告成事者臣源及監察御史臣陳隣也事下禮部尚
書臣張昇等以爲是數百年之曠典請加崇建以昭
示天下上親製碑文祝詞命太常具香帛有司備品
物卜日御正殿傳制特遣臣東陽自內閣行祭告禮
會有孝肅太皇太后之喪旣釋服卒哭上未忍悉從

大典乃避殿賜勅以行臣東陽奉命惟謹以閏四月
丁卯陛辭祭未至于廟時臣源實方迂于境衍聖公
臣孔聞韶方在父喪聞命蹶躄易服迂于郊曲阜知
縣臣孔彥士扶疾迂于驛甲申遂致齋越三日丁亥
乃祭中書舍人臣喬宗亦奉命有事于廟右通政臣
韓鼎以督河至御史臣陸儼以巡撫至臣盧珏以清
軍至左布政使臣曹元按察使文瑄署都指揮僉事
臣申寧以三司長至左叅議臣冒政以分守至僉事
臣袁經以分巡至副使臣陳鎬以提學至而臣繡同
在皆陪位分獻東哲則臣宗西哲則臣元東西廡則

五行博士臣顏公鉉臣孟元啟聖王殿則三世學錄
臣孔公璜孔氏之族無遠近小大來會者以數百計
前日時雨連降及期而霽禮成之後星月朗耀神人
歡暢歌工舞佾奉器執事之臣下逮胥隸僕從皆欣
欣然如雲之從風水之赴壑有不令而集者臣東陽
乃退而嘆曰於戲人性之善惡豈不信哉夫自情蕩
性鑿之後雖積歲累月嚴刑峻法以驅之使入于聖
賢之域而不可得也及乎入聖人之鄉觀聖人之所
爲居接其子孫族姓見其禮聞其樂而以想像其形
容卒然之間怠心與躁心釋而不自覺蓋凡卑且賤

者皆然而大夫士之貴而賢者不待論也然則天理之在人心者曷嘗一日而忘哉聖人之教固因其所明而導之使復其性而吾夫子之刪述六經垂法萬世其功所以爲大不可一日而忘者也且褒崇之典雖于聖人無所加損而與世道常相爲重輕故大牢之祀肇開漢業展拜之禮宋道興焉我國朝太祖高皇帝封爵奉祀建學置官逮我獻宗純皇帝增樂舞八佾籩豆十二天子之禮至是始備重熙累洽蓋有由然聖天子登極視學以來益加崇重是役也至集天下之財聚數年之力又輟論思輔導之職詔旨諄

切禮意濃厚出乎常格所以示天下德意指其向方一轉移振作間而應者固若是速也夫明乎祭之義則可以治國使天下知孔子之當祭則知其道之當行爲臣必忠子必孝無不復其性者擴其端而克之將不自今日始乎臣不佞敢紀成事以告來世若闡揚道德以彰教化則金章宸翰昭如日星有目者所得共覩臣曷敢贊一詞哉榮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知制誥經筵史官會典總裁臣李東陽拜手稽首謹記

重建孔子闕里廟圖序

闕里孔廟之重建也其經費所出爲竹木之稅舟船之稅麥絲之稅及公帑之藏其各物之籍木則市之楚蜀諸境石則取之鄒泗諸山瓦甍鉛鐵則官爲之陶冶丹堊髹漆則集之于商斲削搏裁雕琢繪飾之工則徵之京畿及藩府之良者而夫役則雇之民間而官予之直若食焉巡撫之官始則都御史何公鑑巡按若御史高君崇熙布政若王君沂按察則陳君璧督工之官則叅議程君愈僉事李君宗泗其後皆更代不恒至都御史徐公源御史陳君璘僉事黃君繡而以成告廟之制中爲大成殿十楹崇八丈邃有

奇廣倍其半爲左右廡百餘楹後爲寢殿八楹前爲告壇又前爲奎文閣楹視寢數崇畧與殿等又前爲門四重中爲橋三殿之左爲家廟後爲神厨前爲詩禮堂爲神庫又前爲燕申門殿之右爲啟聖王殿後爲寢前爲金絲堂又前爲啟聖門前左右爲齋室室之外爲快觀仰瞻二門與觀德毓粹二門而四又左右爲鐘鼓樓與角樓而六閣之前後爲碑亭各四前四亭則本朝御製而祝勅諸文皆附焉惟壇及樓及中門仍舊自餘或剝或益並從新制材幹堅厚構締完整象設端偉繪飾華煥悉臻其極蓋一代之盛典

天下之大觀皆備于此是李君所經畫而黃君實成之工始于弘治庚申之二月落成于甲子之正月始建之命衍公聞韶已嗣爵御史陸君爾盧君翊及布政曹君元按察郭君瑄等皆來會齋祭既畢達觀于新廟東陽乃前揖徐公曰是惟都憲之賢令行事集以成此功也又揖董君而前曰是惟僉憲之達于政勤于所事夙夜匪懈以成此功也皆孫弗敢居又揖衍聖公而進之曰是惟先師道德之深澤聖天子崇儒重道之盛心更新圖遠方始自今日而式克成之尚慎守祇奉以無負于吾君無忝于爾所生也闢辭曰敢不于斯言是圖東陽旣紀祀事黃君將爲廟圖別勒于石以示久遠因復爲序之而藩憲郡縣及凡有事于廟者則書其名氏于後云

詩禮堂銘

有序

闕里孔廟之東有詩禮堂蓋舊名也按察黃君繡重建茲廟嘗聞故衍聖公弘泰言金章宗謁廟時爲行幄以駐蹕比去有司請撤之章宗示畱孔氏爲延賓齋遂止勿撤迨燬于火今移而東數武許加崇廣焉因爲銘以遺衍聖公聞韶俾識之銘曰惟孔有庭聖訓攸在父立子過其徒是賴其訓維何維詩及禮手

所刪定教自家始聖不可作庭名固存萬世是師矧
惟子孫有齋延賓金所駐蹕在昔有然矧我今日新
廟既闢斯堂亦遷有來繩繩世守勿愆

金絲堂銘

有序

金絲堂舊在孔廟左廡之東東直井前直詩禮堂嘗
掘地得石刻知為孔子故宅蓋世所傳魯共王聞金
石絲竹之聲者也故歷代之樂器藏于其間比者廟
燬而堂獨存新廟之闢堂地皆入左廡金絲則移轉
而西與詩禮堂正相直東既各為篆額復為銘金絲
之銘曰維孔有宅曰維聖門魯共何人欲壞更有維

僅有書四代之文維堂有聲八音是聞此事茫昧書
則真有有堂載新宅固其舊聞樂知德斯言已久金
絲在焉名不可朽昔堂在東今堂則西欲究厥初視
我銘詩

悼手植檜次匏菴先生韻

孔庭盡烈火廟貌倏更新嗟哉古檜燬僅見孤根存
橙呀橫高堂突兀撐重門禮記嘗及漢官封未污秦
所貴手親植不與萬木羣翻會衆芳茂蓊鬱如雲屯
枯菱發餘燼往代有遺文
晉永嘉三年枯死隋文帝
元年復生唐乾封三年枯
元宋康定
元年復生旦夕或可期今古何當分雷聲久絕響五

月始一聞矧茲時雨降遠邇皆覃均仰高復好古一
日累數巡發育豈無地栽培方有人何年重彌蓋翹
首看嶙峋

題袁僉事松壑圖卷

高松盤拏如攫雲哀壑動地空中聞秋聲怒呼夜濤
湧勢若萬馬驅千軍陰風蕭蕭山鬼泣水底長鯨作
人立老子橫揮似有神紛紛畫史何嗟及東臺鐵冠
金石腸携來兩袖皆風霜官船五月不知暑擲筆停
盃聽山雨

題袁僉事石田山水卷

偶逢湖南客却話江東路笑指畫中山知是乘驄處

題徐都憲水村竹屋卷

藹藹水中村灑灑屋上竹屋居遠城市屣脫去塵俗
朝看碧山爽夕泛晴波淥江湖有襟帶冠履無拘束
昔聞東吳老本出南州族封非涓川戶乞豈江湖曲
溪山舊業在圖史清風續華躋歷臺省雅尚在陵谷
夢寐三十年此封還此屋官塗復傾蓋佳話時秉燭
指片人丹青依稀過江麓感今復懷舊歲月如轉轂
倘遂江湖遊鄰哉我當卜卜下齋開草屋愛此清

題徐都憲椒園茅屋卷

南園種椒椒實紅中堂覆茅茅葉重疎香細影入簾
戶千樹萬樹皆春風堂前不種閑花草祇愛椒花得
春早庭檜應同手植成江柗枉被風吹倒人家何獨
無此堂豈有喬木參天長願君朝葺堂茅夜灌樹長
記先翁醉遊處

過天津聞京師大雨

水急知山雨天昏識海雲寵開青草色歡動白鷗羣
露禱心須應平安報屢聞向來家國念聊與慰憂勤

灤縣祭蒙泉翁外舅文

維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五月庚子朔越二十一日

庚戌具官門生李東陽代告闕里歸過灤縣謹以辨
香斗酒之奠遙祭于我外舅蒙泉先生岳公之墓曰
公之進退惟道升降公之存亡惟世重輕四海之外
百年之內孰不知所謂蒙泉先生也東陽夙自髫髻
獲瞻門庭遇我以國士賓我以館甥道義之感文章
之記其在天下者非一人之私情也然而生不侍於
膝死不送于塋心許于南都之使天畱于闕里之行
當是時也公女旣折吾子亦傾慨萬事之更變傷二
姓之凋零痛通家之骨肉想不死之精英顧官階祿
秩已過公之倍屣而風節勳業曾不及公之畸贏不

勇退以奇脫猶蹈常而守經此難與世俗者道將永質于幽冥杳佳城之莫卽終飲淚而吞聲

歸至張家灣舟中作

使節南行又北旋眼中風物轉堪憐麥苗枯盡初逢雨河水重來始放船野哭時時聞闕殺山通處處起顛連燈明月暗蓬窻底細寫封章達九天

復命題本

題爲公務事先因闕里孔廟落成該禮部題奉勅遣臣前往祭告續該臣題准令中書舍人喬宗前往恭寫御製碑文并遣祭祝文上石等因臣欽遵弘治十

七年閏四月初七日起程本月二十三日前到闕里致齋二十七日行祭告禮隨卽督令奏帶文思院副使閻傑鑄刻碑石各已完備五月初六日該巡捕都察院徐源督工按察使僉事黃繡等樹立訖臣看得所建廟宇規制閎偉工作精緻而金章睿藻大書淡刻誠千年之曠典一代之偉觀足以上妥聖靈光照儒道傳之後世永永無窮臣事畢之日遵奉勅旨星馳回京復命除將前項御製文字各一通摹搨前來另行裝演進呈外緣係奉勅公務事理謹具題知
弘治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通達下情題本

題爲通達下情事臣備員內閣叨任腹心左右輔導
乃其常職比者欽承使命遠涉川陸有所聞見不敢
緘默謹披肝瀝胆爲陛下言之臣自閏四月以來經
過裏河天津一帶適遇天時亢旱風霾屢作夏麥枯
死秋田未種運舟不至客船稀少曳纜之夫身無完
衣荷鋤之命而有菜色極目四望可爲寒心臨清安
平等處盜賊縱橫殺人劫財者在在而是傳聞青州
劫奪尤甚各該地方官員隨捕隨發各處囤賊百十
成羣白晝公行出沒無忌又聞南來人言淮揚各府

十分狼狽或掘食死人或賤賣生口流移搶掠各自
逃生運糧官軍搬壩剝淺艱辛萬倍人心惶惶莫知
所措以至江浙浙東荒歉之地方數千里朝廷雖差
官賑濟減耗折糧折東補西得不償失且民戶消耗
軍伍空虛官庫無旬月之儲俸糧有累年之欠夫以
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荒已至于此北地貧薄素無
積累今秋再歉則將何以堪之國家承平富庶百有
餘年一時之荒尚不堪處設有不測又將何以處之
言及于斯可爲痛哭臣本愚庸生長都邑曩于成化
年間省祭原籍公幹南京再經此地始知民生愁苦

之狀州縣凋敝之由以今校昔十倍于前則臣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猶有不得其詳者仰惟陛下聰明聖知卓冠羣倫而居于九重之上深宮之內小臣百執事知之不敢言言之不敢盡細微幽隱之故豈得而盡聞之又豈得而盡信之哉臣嘗訪之道路詢之官吏皆言糧草稅課歲有常額而冗食大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繁科派重叠木植顏料百凡之物歲無虛月內廩錢糧交納使用更無紀極京城修造前後相仍做工軍士累力陪錢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巨室田連州縣徵科過度請乞無厭親王之國供億之

費每至二三十萬修齋掛袍開山取礦作無益以害有益者間復有之加以貪官酷吏肆雪爲姦民力困窮嗟怨交作天災迭降固有由然他如遊手之徒號稱至親名因附搭鹽船聲言各處馬頭起蓋店房網羅商稅國家建都于北仰給南方商賈驚疑大非細故織造內官縱使羣小採打閘河官吏趕捉買賣民戶騷擾動地又臣所目擊者在塗如此在彼可知若此之類未易枚舉臣聞天下之患常在于上下之情不通今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不得而知也是皆起

于容隱成于蒙蔽容隱之端其禍甚小而蒙蔽之禍甚濶大壞極弊皆由于此臣既盡知而不盡言恐陛下終不得而知也臣竊以爲今日之生民疲敝已深而國用之匱乏已極若事事而蠲之則不可盡免時時而給足則不可勝給臣請以所見喻之節用度如開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源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惟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戒飭羣臣痛加修省特降綸音令內外各衙門開查弊政遠近歡動稱頌聖明以爲太平之幾端在于此臣竊念往時詔

旨頒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府貴戚每爲掣肘如去年內戶部等衙門後府等衙門今年兵部等衙門會奏事件及吏兵二部查奏傳奉乞恩各一本皆經時累歲不賜施行臣恐今次所開又成故紙如聖諭所謂虛應故事者則民情何時而慰天變何時而彌乎伏望陛下廓離照之明奮乾綱之斷查照前項節次奏本催督今次開具事情凡民情時弊有當興當革者詳加採擇期在必行乞望躬行節儉力省浮費惜無名之官賞停無益之工作以先天下以慰生民則變歉成豐轉災爲福可以延宗社萬萬年之休矣臣

燮理無狀巨輔罔功凡臣所陳弊政皆臣之責除另行具奏辭避外今將通達下情謹題請旨弘治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奏聖旨卿所言滾切時弊足見憂國至意事當施行的着各衙門查議明白開具來說
欽此

紀行雜志

弘治甲子四月丁卯陞辭奉勅賜酒饌而行部院諸公卿餞於崇文門外同年諸公又送于大通橋東館閣諸先生餞于三忠祠府寺諸卿丞又餞于前至淡溝諸門人官屬暨諸鄉舊分餞于廣惠寺癸丑諸門

生餞于糯米店時中書舍人喬生宗亦奉旨有事于廟其弟太常少卿宗暨諸故舊借餞于前而諸親尤厚者又餞而前乃別幕至張家灣巡撫山東都御史徐公源已遣舟來迎宿于舟中戊辰大風午始定乃放舟夜至潮縣已巳過和合驛看郎中良輔張主事邦瑞來迓夜至河西務庚午過楊村驛得風行至暮風橫行尚未至丁字沽數里遂野泊至辛未兵備施副使繫來迓過天津又與商張舟送過楊青驛夜過靜海縣壬申過流河驛又過青縣都御史王公沂遣人白真定來迓又過興濟縣趙主事名鶴張主事名

天相來迂夜過滄州巡鹽王御史愷來會癸酉過磚
河驛又過新橋驛夜過族兄訓導經甲戌過連窩驛
又過良店驛孔知縣華公自寧津來會清軍盧御史
翊崔叅政巖皆來迂是夜徐都憲來迂遂同舟達旦
乙亥微雨旋復霽毛叅議理楊僉事壽皆來迂過德
州巡按陸御史爾以書來迂漕運都御史張公縉都
督郭公鉉皆遣人自淮安來迂又過故城縣馬都史
中錫方家居會于舟中錢御醫宗甫先寓京師予延
諸闕里視故衍聖公南溪先生疾至已弗瘳歸留故
域予訪之不及見而去丙子過甲馬營驛大雨過武

城縣又過渡口驛兵備李副使善守備劉都指揮金
方郎中璘王主事鉉徐主事璉童主事器王主事納
誨及鎮守臨清朱大監雲皆冒雨來迂喜甚謂自春
以來未見此雨丁丑晚至臨清史郎中學夏主事昇
吳進士便次第來會李知府舉曹通判璞皆來迂是
日得江編修俊檢討偉書戊寅過東昌至魏家灣開
管河通政使韓公鼎及袁僉事經皆來迂己卯過安
平鎮登減水石壩觀往歲奉勅所撰記石刻項郎中
甘明林進士廷皆來會是夜宿安山驛因與韓通政
談南旺湖水淺運舟拍塞不得進乃決議陸行庚辰

懷麓堂集
過東平州進訪帝堯墓墓在州城東北二十里及冉
子墓在東十里皆遠弗能至過新橋驛宿汶上縣訪
思聖堂蓋中地宣聖所爲宰故名有元人記石刻喬
中書舍人搨之聞有王彥章祠不及赴是日提學陳
副使鎬修廟黃僉事繡次第奉迂辛巳過新嘉驛闕
里司樂典籍管勻來迂曲阜孔知縣彥士道得疾不
及見冒叅政政及衍聖公聞韶先迂至濟寧弗值至
是皆來迂夜宿兗州府壬午朝魯府賜饌于承運門
設樂辭簪花又辭東門郡王鄒平王長子遣人請見
皆辭不赴癸未孔氏學錄公璜顏博士公鉉孟博士

元畢主事昭次第來迂晨至闕里雨衍聖公方在父
喪易服率族人及顏孟子孫迎香帛祝文于三里鋪
行五拜禮遂前導至于奎文閣禮如初因謁宣廟巡
撫巡按清軍及三司府縣學官諸生皆陪位出會于
詩禮堂宿于南池先是李御史良以書自淮楊來迂
不值舊書而去甲申遍觀廟宇皆新構窮極壯麗共
致瞻羨觀魏漢以來諸碑刻半已剝落前後古木數
百株猶森聳如故觀手植檜已燬枯根可二三丈相
與嘆惋久之是夜遂致齋乙酉觀書御製碑文字可
一寸殊整健韓通政來會遂登奎文閣望泰山及尼

防鳧驛諸山丙戌雨習儀于詩禮堂遂省牲丁亥行
祭告禮喬中書宗分獻東哲曹布政元獻西哲顏博
士鉉獻東廡孟博士元獻西廡孔學錄公璜獻啟聖
王殿是夜雨霽禮成月東出衆情忻懌是日會宴于
詩禮堂不用樂戊子徐都憲率衆請紀祀事致幣却
之謁顏子廟見其傾圮大甚嘆惋久之觀顏井相傳
爲陋巷舊址今有亭存焉出訪顏博士家比謁孔林
拜瞻三世墓莫能辨方向上各有石碣大字宋所立
也因西過南溪東莊二聖公新墓哭焉歸謁周公廟
頗闕麗亦黃僉事所建也巡撫而下皆陪位是日宴

衍聖公府孔學錄代行酒己丑則韓通政曹布政戈
按察申都事皆辭去徐都憲會于公館夜會于東莊
子聞詩家五月庚寅朔謁廟過曲阜縣訪孔知縣彥士
族長希瑾輩至承泗宅見兆先所題壁慟哭而返陸
盧二御史會于東池辛卯謁尼山聖廟行釋菜禮喬
中書袁僉氏陪位衍聖公及其弟聞詩聞禮聞善皆
從見殿宇敝陋寢殿尤圯塑像皆暴露風日中因憶
舊歲兗州嘗求修廟記而壞弛如此悵恨不能置遂
訪坤靈洞深不過數尺求宋楊奐東遊記所載石床
石枕者無有也過顏母山衍聖公往登焉歸言酌聖

井水甚清冽宿其新莊望孟子廟及嶧山遠不能赴
壬辰歸闕里祭南溪公晚祭東莊公與其諸子哭盡
哀是日陸盧二御史皆辭去癸巳將謁廟辭徐都憲
及黃僉事來告碑刻將完卜以己未立于新廟請舊
觀之是日陳副使辭去始議修闕里志林主事文煥
來見甲午端陽節廟祭來致胙孔氏請遊南池以朝
廷免宴辭不赴乙未觀立御製碑畢事而雨會于詩
禮堂是日徐都憲率衆來致賀幣却之丙申戒行雨
復作黃僉事請作廟圖序不果行徐都憲等約遊泰
山以朝廷尚在哀戚不敢赴丁酉廟以仲夏時祭來

致胙徐都憲等餞于詩禮堂復致幣又却之戊戌雨
謁廟辭徐都憲等邀觀達泉卽左傳所載者岸有石
石刻二大字因過孔承貴竹園園內有新泉及濯纓
泉鉅竹萬竿高下曲折水聲泠泠出蒙翳間蓋孔氏
一勝地也歸衍聖公餞于家己亥雨平旦不止遂啟
行徐都憲等餞于三里舖及巳乃霽過兗州不入魯
王遣長史來邀重會辭不赴暮至濟寧孔公翰聞京
師聞月丁丑雨蓋乙亥奉旨祈雨三日而應林主事
送過長溝龍員外霓來見韓通政復自張秋來迂南
旺水淺不可行至是汶水至加一尺許夜至開河驛

辛丑衍聖公送至安山驛乃辭去徐都憲袁僉事復自東平來會是夜至安平鎮壬寅會韓通政公鉉遂行輔又雨夜過東昌癸卯過臨清徐都憲朱大監等會于公館却花及樂甲辰王徐董王四主事及李副使送至渡口驛夜過故城馬都憲及錢御醫會于舟中是日聞劉謝二公謝位不允聞尚書某公鍾致仕乙巳冒叅政黃僉事送至德州陸盧二侍御及二司遣學官來致書請修闕里志徐都憲韓通政袁僉事送至良店驛盡境而別得南屏潘公辰及族子嘉敬書夜風雨驟至宿連窩驛是日聞提學陳御史在霸

州丙午黎御史鳳見于舟中夜過興濟縣丁未過流河驛訓導族兄復來會得崔生傑書夜過靜海縣戊申過天津衛至丁字沽始得水夜宿楊村驛己酉聞京師大雨商郎中鍾主事送過河西務是日聞陳御史擢浙江提學副司使己赴京矣庚戌過鄆縣欲謁外舅蒙泉岳公墓以道濘不果遣劉主簿釗致祝文香燭辛亥宿張家灣趙主事復來會壬子過通州李員外金輩來迂過淡溝諸親舊次第來迂至京宿西朝房癸丑劉謝二公會于朝房甲寅復命賜酒饌如初丙辰遣內官賜羊酒寶鈔

代襲封衍聖公謝恩表

孔子六十二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聞韶弘治十六年九月初六日欽奉恩命襲封衍聖公爵臣聞韶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道崇先覺褒揚每荷於朝廷禮正人宗封爵竟歸于世胄仰值右文之盛俯慚接武之難負重奚堪臨深莫喻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衷純粹聖學淵微紹維精維一之心傳守不愆不忘之古訓隆師重傳窮六經制作之原崇德象賢具百代彝章之美粵自前漢肇牲牢之祀後周極茅土之封建逮及本朝益增舊典銀章玉帶班超一品之

階左羽右干祭備八佾之舞以至分田賜第建學設官朝則豐館餼之儀代則謹承傳之序弟兄繼命事同宋世之蒙虛父子沾恩光編魯山之橋梓矧廟貌方新之日正車書大會之辰臣聞韶早廁黻宮粗通章句執籩豆以行禮樂非日能之竭忠孝以事君親是所願也伏冀皇風雍穆至治馨香岱視三公世世居東而享德嵩呼萬歲年年拱北以來朝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代衍聖公謝修廟遣祭表

具官臣孔聞韶欽蒙聖恩命工重建闕里祖廟及御

楊庭堂集
製碑文遣官祭告謹率族人孔訶等上表稱謝者臣
聞韶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禮必積百年而
後興事有曠百世而始見是蓋政關治體好本民彝
凡在斯文式均慶戴若乃餘波剽澤沾被子孫其視
常情曷啻百倍竊惟闕里祖廟肇自前朝列聖以來
累加修葺比歲讜攸示戒煨燼無遺伏遇皇帝陛下
天啟聖衷道符先揆顧宮墻之舊地實海宇之具瞻
爰勅有司重加修建集四方之公帑閱五載之程期
材幹堅良工製精密廟貌嚴整輪奐偉然既不替于
前規復恢張于新制足以妥靈昭佑崇德報功極天

下之大觀亘古今而不再者也又有奎章睿藻降自
重霄名刻金書垂之萬代出容臺之香幣備郡邑之
粢犧特遣重臣遠稱殷禮衣冠畢集宅里增輝臣聞
韶甫襲官封方膺服制念君命重于家事而祖廟尊
于父喪易服以迎拜天顏而敢後趨朝而謝率族姓
以階行伏願聖學緝熙儒風丕振家詩書而戶禮樂
益弘世道之光天日月而地山川永賁人文之化徒
深祝頌曷罄名言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
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南溪賦

西涯子寓于南溪之上公事既竣賓客既散清飈徐
來旭日始旦春服漸成身紗微岸方衆景之駢列忽
羣憂之一絆沿堤而步則蒼蘚繡地丹櫻燒林野食
呦鹿園鳴變禽繁華曜其陽叢篠蔭其陰松移徂徠
之峯石出大湖之潯境已曠而復幽路將窮而轉淡
乘舟而泛則泓碧長曳汰痕圓暈虛亭倒影下入無
朕菱穿荇繞倏遠疑近飛羽夾翔游鱗作陣俯空鑑
以窺明激輕清而拂潤雖非浮海之大觀亦得風雪
之真韻登城而眺則面引鳧嶧背負岱宗左拱尼阜
之巉巖右瞻文廟之龍聳古泗北枕清沂南帶達泉

出乎其側汶水繚乎其外淡池曲竇下與溪會復有
平疇萬區大澤千里高原隱伏廣路長迤天巖巖以
四布雲飛飛其如駛思兩儀之既闢見萬象之流峙
乾坤渺其無際靈氣宛其攸止不然則一溪兮幾何
吾寧獨羨乎此偶過孔氏之父老過而問曰美哉溪
乎其源可得而知乎父老曰此周封之遺墟漢國之
故地也其前則兩觀之門其後則靈光之基也地以
人勝事隨代更速我政公而南溪是各滲漉汚濁沉
停清泠塞者疏而爲通澗者瀦而爲盈坊危有隄臨
淡有凭培舊植以爲堅綴新葩以爲榮斯溪也乃冠

懷齋堂集
裳之所咸集軒冕之所必經詞林俊以爲盛事海內
想聞其風聲矧伯仲之具美與東莊而並稱余嘗覽
薊遊燕檣具纜楚忽使輶之東邁彌余節兮鄒魯魯
之山兮嶽峙魯之水兮漣漪匪王事之在躬余胡爲
兮此溪窺聖途之浩蕩望學海之津涯嘆時乎之不
再觀逝者之如斯惟德澤之汪濊配宮牆之崔巍家
與國而感休名與諫而俱重吾固知金石之足恃託
文章以爲期于是衍聖公揖而進曰嗚呼此先君子
之志也先生幸爲我賦之余曰嘻有是哉乃呼墨援
筆書于堂壁徘徊日夕蓋三宿而後出也

卷終

集句錄引

丁酉之春予病在告百念具廢而顧獨好詩故人愛
我者戒勿復作旣乃閉戶危坐不能爲懷因戲集古
句成篇畧令諷詠有以舊逋見督者間以應之遇少
得意亦稍蔓引不能止蓋不免五十步百步之譏焉
嗟夫玩物喪志古人所戒詩不足道也而又緝拾補
綴而爲之不益可咲也哉兩月之間得爲篇若干據
之篋中亦不欲棄去錄之爲一卷成化戊戌夏五月
六日酉涯識

同傾久為野客尋幽慣實少銀鞍傍險行

師召南樓別後頗以不得詩為憾別贈杜句一

首

百年多病獨登臺懷抱何時得好開縱飲欲謀良夜
醉殊方又喜故人來舊來好事今能否恐失佳期後
命催傳語風光共流轉須成一醉習池回

鳴治得詩再集杜并緝鄙句各一絕依例共得

八首

竹裏行厨洗玉盤誰家數去酒盃寬謝安不倦登臨
費乘興還來看藥欄

卽事非今亦非古更覺良工心獨苦不薄今人愛古
人此道今人棄如土
不覺前賢畏後生才微歲晚尚虛名別裁僞體觀風
雅轉見千秋萬古情
午時起坐自天明客至從嗔不出迎誰道朝來不作
意花枝照眼句還成

右集杜

睡起昏昏學病眠眼看風景入新年此心自信齊明
久星在明河月在天
四壁圖書畫舫如年光如夢此驅除不才豈是官無

事敢謂明時獨負子

庭雪初乾不受塵誰家池館愛逢新相逢欲問江南
信夢入池塘都是春
兩日支持不出門朝來消息喜猶真無端世事論難
盡到得春來一樣新

右集謝

四川屢有一樽之約病起集杜句奉詒

錦纜牙樁起白鷗何時更得曲江遊乘舟取醉非難
事送客逢春可自由念我能書數字至似君須向古
人求習池未覺風流盡許坐曾軒數散愁

同年會不赴集句奉諸年兄二首

射宮圍棘斷經過三捷東堂摠漢科拜舞盡隨仙伏
入飛騰無奈故人何山呼聖壽烟霞動雲擁蓬萊雨
露多二十年前同日喜幾時回首一高歌
井轄投多思不禁銀臺金闕靜沉沉共言東閣招賢
地空作西州擁鼻吟登第往年同座主抱琴何處覓
知音空懷遠道無持贈霄漢常懸捧日心

鼎儀同約止詩舉張汝弼吳元啟舊例以隻鷄
斗酒爲罰科數日後必有縛鷄載酒而至者閱
月不見又不敢公言相督集唐句以諗之不敢

厚有所望得一和章足矣二月十日

多情長是惜年華二月中旬已破瓜漫說簡書催物
促莫將文譽作生涯疎簷看織蛸蠟網遠信聞封豸
蕊花閑說携琴兼載酒馬蹄今去入誰家

東敷五侍講

曲江院裏題名處遙想風流第一人四海交遊更聚
散十年京洛共風塵未央樹色春中見茂苑鶯聲雨
後新試問登高能賦客思情誰是舊雷陳

自鳴治外屢有投贈而和章不至試語明仲卽
躍然而起此非相負者集唐句以啟之

漢宮題樹憶仙郎共汝朝天會栢梁謝眺每篇堪諷
詠楊雄託諫在文章春浮玉藻寒波落水滴銅龍畫
漏長自有神仙鳴鳳曲不將清瑟理霓裳

明仲和章至謂不宜獨以險韻相困因索再和

一首

幾宿春山共陸郎飛飛輕蓋指河梁青雲舊路通仙
掖草色新年發建章身外虛名將底用愁來一日即
為長簷前春色應須惜昨夜新裁白翠裳

周侍講伯常聞予止詩作長句見督開戒因集
唐句奉答之

北闕晴雲捧集闢洞門高閣藹餘輝郎中官貴施行
馬構殿談餘舊賜衣載筆已齊周右史何人敢和謝
佺暉楊花榆美無才思已分將身著地飛

送羅裡仲紹興教授

裡仲明仲之弟餘
杭教諭之子也

輦下惟因憶弟兄何時開閣引諸生雲連海氣琴書

潤日射螭頭劍佩明好是五賢嘉賞地

府學教授一
訓導四故稱

五早知三禮甲科名餘杭溪上扁舟好猶是孤帆一

日程

伯常因用前韻憶亡弟以予方抱此戚因以見

遣再疊前韻二首

紫界宮墻白板扉碧窻斜日藹春輝陽和本是烟霄
曲歌舞空裁雪夜衣盡省香爐遠伏枕荒山野水帶
斜暉遙知兄弟登高處却望衡陽少鴈飛

和鼎儀漫興見寄韻

携手城南歷舊遊江南江北路悠悠青山只憶招提
境白雪多隨漢水流絳簡尚參黃紙按清言遠待玉
人酬春風無限瀟洒意宋玉無愁也自愁

春日答舜咨

竹窻幽戶有佳期日暖風恬種藥時自嘆馬卿常帶
病也知光祿最能詩晨搖玉珮起金殿晚拂爐烟上

赤墀聞道仙郎歌白雪萬家同唱郢中詞

亨父集句索藥奉和一首

多少分曹掌舊文不知何事久離羣江淹彩筆空題
恨荀令香爐可待熏佳節屢從愁裏過遇書忽向病
中聞崆峒別有長生訣不惜千金借與君

清明送日川敷五陪祀長景二陵

長安雪後見歸鴻暮節登臨且喜同宮怨柳營烟漠
漠馬嘶山店雨濛濛漢家宮闕疑天上武帝旌旗在
眼中日暮長隄更回首自西流水盡朝東
雪不止再集一首懷二公山行之苦

海門寒日淡無輝雪入春分省見稀無酒誰供陶令

醉祀陵先齋戒一日故云有情應濕謝莊衣殿前玉女移香案

階下笑官掃翠微寂寞江天雲霧裡行人獨向五陵

歸

雨雪連日日川敷五怪余詩有抑營山店之句

歸途幸晴富有倡和凡贈行者皆答獨不及予

再集一首奉謝并索和章

雨過風雷遶石壇晴明依舊滿長安時人不識予心

樂且道無憂行路難小院回廊春寂寂北湖南澗水

漫漫翰林風月三千首不得當時一字看

清明後三日與鳴治約訪王仁輔于大德觀阻

雨寄鳴治

清明幾處有新烟獨向簷床看雨眠忽有好詩生眼

底暫留歡賞寄春前壺觴須就陶彭澤伴直難呼孟

浩然何用別尋方外去庾家樓在斗牛邊

送涇源趙判官致仕後歸自京師

紅亭綠酒送君還五柳先生本在山已喜皇威清海

岱又勞行役出秦關川原繚繞浮雲外樓閣參差紫

氣間聖代逍遙更何事睡烟歌月老潺湲

師召邀同鳴治小飲集句奉謝

青雲器業我全疎終日王門強曳裾尺組掛身何用
說閑情入骨若爲除高人屢解陳蕃榻多病能忘大
史書明日珂聲出城去登山臨水復何如

聞陳考功朝用集古甚富詩以問之

信手同繕集古書自將佳句著州閭愁占蒼草終難
決欲報瑤瑤愧不如門掩落花春去後酒醒孤枕鴈
來初人聞富貴渾如夢消得柳榆勢利疎

惟我維楊先生以河南僉憲領南畿屯田事成
績上京師道得微疾乃卜居城陰慨然有終焉
之志維時知先生者謂其卓特絕倫之才淵然

博古之學清白自守之操而使之尋資待次于
銓曹之藉固非所宜先生當未衰之齒承當遷
之秩而遽自引退亦非士大夫之所望者其言
激切反覆而先生之意終自有未釋也東陽不
才早以契家子受門下業恩義無與爲比蓋于
此有不能已焉屬以幽憂抱疾杜門經歲方屏
去筆札不能輒有所述因集古句十律以代所
欲言其始序先生出處之概中述先生之志而
終以鄙意自附于士大夫之論惟不鄙而終教
之幸甚

二十餘年別帝京曾拋竹馬拜先生金章玉節鳴騶
遠潁水嵩山別眼明苦節難違天子命夢歸徧動故
鄉情平生志業傲唐舜直傍巢由寫一名
百官初謁未央宮十載長安似夢中歲發金錢供御
府口啣丹詔出關東魚能淡入無憂釣鳥覆危巢豈
待風借問路傍名利客飛揚跋扈爲誰雄
遙望旌旗汝水頭放歌曾作昔年遊誰能載酒開金
盞好爲裁書謝白鷗路入塵中纔有累道非身外更
何求人間岐路知多少水遠山長步步愁
寂寞相如臥茂陵閉門懶出病相仍囊空不辨尋春

馬眼暗難看細字蠅縱酒欲謀良夜醉舊遊却憶向
年曾年年檢點人間事祇有家貧免盜憎

黃道星辰北斗邊却來平地作神仙蓬萊豈隔三千
里時論同歸尺五天未許謝公同隱逸且隨蘇晉暫
逃禪悠然到此忘情處目送歸鴻手絕絃

却舞遊程歲月遙平蕪歸息綠迢迢敢于世上明開
眼莫怪先生懶折腰扶老未須蒼玉杖還家初散紫
宸朝故人雖在多分散且可相從憫寂寥

玉帛朝回望帝鄉才名長帶粉蘭香欲知潁水新居
士莫奏開元舊樂章舉世盡從愁裏老暮年初信夢

中忙如今不要教人識遙謝春風白面郎

擾擾車塵負薜蘿綠楊摧折舊官河清江碧石傷心
麗白水青山引興多去日兒童皆老大生涯心事已
蹉跎自慚久在諸生列奈此承明侍從何

白葛輕衣稱帽紗早將佗髮到京華離情不斷千尋
縷奉使虛臨八月槎鶴子見貧能代僕野人懷惠欲
移家知公不久歸鈞軸好趁春風入殿衙

滄洲漭沉帝城邊獨上江樓思渺然緩帶輕裘成昨
夢濁醪粗飯任吾年中原人物思王猛五絕才名數
鄭虔此際交親常引領春風雙佩好朝天

集句後錄小引

甲子之夏予歸自闕里道觸炎暑及冬而病凡三閱
月自度衰疾三上疏乞休弗獲幽情鬱思欲托之吟
諷而未能者畧尋往年故事集古句以自況故舊問
遺亦藉爲往復僅得若干篇而諸體畧具常檢往年
所錄久失去比始得之因再錄後卷并爲帙以藏蓋
雖一時情興所至無關大政然戲而不爲虐談而不
駁感時觸物之意亦存乎其間是亦不可棄哉

弘治乙丑春二月十日西涯識

病中言懷長句

懷齋堂集
冬至至後日初長雪山冰谷睇大陽心搖目斷興難
盡身欲奮飛病在床自愛安閑忘寂寞紗帽接羅幃
不着醫師盡勸先停酒朝客偶知先送藥老去悲秋
強自寬不如高臥且加飡亦知世上公卿貴信有人
間行路難豈合此身居此地可爲一官妨快意春來
江上幾人還夜半燈前十年事年去年來來去忙感
時撫事增惋傷明年已身向天子不待彈劾歸耕桑
又六首

歸思憑高黯未消霏霏拂拂又迢迢律回歲晚冰霜
少秋盡江南草木凋新結茅廬招隱逸便應黃髮老
年年檢點人間事未有涓埃答聖朝
謝朓裁詩月滿樓每因風景却生愁愁占蒼草終難
決欲採蘋花不自由錦纜牙樯非昨夢楚雲湘水憶
同遊書生事業真堪笑語不驚人死不休

燒竹煎茶夜臥遲故山歸計入支頤明時遇主誰甘
退老病傍人豈得知臘雪已添墻下水山風吹盡桂
花枝遊人過盡柴門掩獨立蒼茫自詠詩

五月扁舟過洞庭地分南北任浮萍衣巾半染烟霞
氣雲水長和島嶼青故國山川皆夢寐昔年親友半
凋零思鄉懷古多傷別何處清風起獨醒

望美人今天一方碧水浩浩雪茫茫病身最覺風露
早離夢杳如關塞長竹葉于人既無分梅花滿枝空
斷腸青袍白馬有何意萬事不如歸故鄉
午時起坐自天明又對青燈夢不成漫道人間無正
色莫教天下咲虛名酒酣懶舞誰相拽客至從嗔不
出迎猶有誇張少年處無端詩思忽然生

東劉東山司馬二首

日暮驚沙雪亂飛將因臥病減朝衣身舞彩鳳雙飛
翼家在寒塘獨掩扉白石淨敲蒸水火苔痕常滿釣
魚磯同年同病同心事來歲如今歸未歸

才名長帶粉闈香身去東山閑草塘苦節難違天子
命回軒應問石渠郎有時雲外聞天樂剩欲樽前說
故鄉聖代止戈資廟畧一篇江漢美宣王

歲暮長句

歲云暮矣多北風杲杲寒日生于東今宵敢嘆臥如
弓至齊不語坐高春疾病深藏稱懶慵軟吹香飯緣
老翁小槽酒滴珍珠紅華裾織翠青如葱故人相見
來從容人生何事不匆匆幾時奏事建章宮明時帝
用補山龍十年遭際嘆無功此時漫與蠹魚同不知
造物哀龍鍾故着昏花阿堵中可因霜雪愧青銅祇

愚天地鑒孤忠行藏在我有窮通長安雪後見歸鴻
山色不如歸興濃由來勳業屬英雄人間鷓鴣杳難
從瀟湘洞庭暎虛空故山還着白雲封吾將此地巢
雲松

歲暮卽事二首

南雪不到地芳華詎能久北上大行山雪片大如手
寒天十二月古木餘衰柳夜來風雨聲此事古未有
感悟求其端從卯將至酉欲言無子和夢我平生友
道路阻且長故人今在否少壯無幾時親故傷老醜
百憂感其中安得不皓首遥遥沮溺心汲汲魯中叟

區區諸老翁悠悠百世後

我衰更懶拙頽然臥前檻天寒霜雪繁挾纒如懷冰
平生所嬌兒連翩戲中庭憂喜相紛擾倏如流電驚
弱女雖非男遠嫁難爲情他鄉各異縣路險不得征
寄書常不達來鴈有餘聲萬族各有託歸身趨林鳴
人生穹壤間安得不合併無爲牽所思我心始和平
我欲竟此曲庶幾知者聽

擬古將進酒

春風扇微和金樽綠酒生微波晴雲高鳥各自得遣
我寧不蒼顏配百年三萬六千日向來哀樂何其多

將進酒世間萬事無不有君子有所思少逢舊親友
小人亦不閑終日馳車走病須書卷作良醫欲讀嗟
如箝在口我亦有丹君信否破除萬事無過酒杯行
到君莫停手君不見玉川子六碗通仙靈衆賓皆醉
我獨醒我歌一曲君試聽醉翁之意不在酒轉見千
秋萬古情君不聞濁醪有妙理君獨未知其趣耳古
人今人若流水眼中之人吾老矣

春日奉懷方石先生四首

一軒還向舊堂開解組東歸亦快哉兩度立朝今結
局百年多病獨登臺山中習靜觀朝槿石上題詩掃

綠苔安得與君幽討處陶然共醉菊花盃
夕陽無限水東流好爲裁詩謝白鷗處世當爲天下
士似君須向古人求故鄉今夜思千里月色江聲共
一樓自咲百年家鳳闕不知能似浙江否

菊花時節羨君回喜過嚴陵舊釣臺新句漸高塵累
少鄉音無改鬢毛衰東山芳意須同賞王式當年本
不來應咲我曹身是夢不衝風雨卽塵埃

鶴拂烟霄老慣飛令人長憶謝玄暉古來賢傑知多
少舊日人民果是非酒碗茶甌俱不厭谷雲溪島尚
相依君今獨得居山樂我已無家不念歸

壽潘南屏先生六十 乙丑正月七日

期君新歲奉恩光人日題詩寄草堂家住層城鄰漢苑馬隨仙仗識天香絲綸閣下文章靜安樂窩中日月長人壽百年今六十朝朝染翰侍君王

袞袞諸公車馬塵世情誰是舊雷陳貌先年老因憂國天為詩曹剩借春不敢妄為些子事也能康濟自家身世間甲子管不得明日從頭一遍新

芸閣為郎一命初論交已是十年餘佳期笑把齋中酒是日郊齋鴻寶誰收篋裏書潘岳序年因髮髮馮唐已老聽吹噓惟應鮑叔偏憐我欲報瓊瑤愧不如

看取霜髯六十翁此心期與故人同能安陋巷無如

我在時訂定把青藜獨照公復有樓臺唧暮景但將懷

抱醉春風長生不待爐中藥何處吹簫向碧空

高會當年喜得曹英名常得與時髦長嗟博士官猶

屈獨有楊雄賦最高已入玉堂同視草幾陪春色醉

仙桃滿頭白雪丹心在郎署何曾嘆一毛

新春雜興

從官千騎擁鑾輿遠上天階禮玉虛遙羨枚臯扈仙

蹕茂陵秋雨病相如

塞北天南萬里長江湖安得便相忘春風無限瀟湘

意却望并州是故鄉

仙家多駐玉華宮也有清愁白髮翁春色惱人眠不
得錯教人恨五更風

無才不敢累明時憶向天涯問紫芝多病所須惟藥
物病淡何藥可能醫

掛冠殊不爲高年祇是當時已惘然莫怪天涯棲不
穩在朝長詠卜居篇

同情雲路可翱翔獨嘆青山別路長自笑不如泗浦
鴈鴈飛猶得到衡陽

爲園須接邵平瓜小徑升堂舊不斜自是不歸歸便

得春明門外卽天涯

春愁黯黯獨成眠病對椒花獨自憐東君若逢相識
問恐驚憔悴入新年

浣花溪水水西頭曾向慈恩寺裏遊頭白故人無在
者夕陽依舊渚邊樓

平生雅志重丘山未報涓埃兩鬢班清切會須歸有
日睡烟歌月老潺湲

身雖疾病尚吟詩三日無時自怪衰戲集句成圖素
壁老身真覺似童兒

寄衍聖公

懷麓堂集
歸騎西風擁歸笳聖恩深念魯東家合歡却咲千年
事奉使虛隨八月槎心想夜間惟是夢眼知別後自
添花知君未愛東湖色水底魚龍漸可叉
松露先生夢懷翰林舊遊有詩見寄次韻奉以
答之
山店鍾殘夢到時遙思獻納在丹墀卷舒在我有成
筭藥餌扶吾隨所之青草同心多逸興白頭吟望若
低垂丈人才力猶強健搖落深知宋玉悲

卷終

懷麓堂文後續稿卷八

哭子錄

哭兆先效體齋傳先生韻

少日生兒極苦辛生時成幻死時真光陰倏爾過雙
眼形影子然只一身秋榜定誇攀桂手暮歸愁對倚
門親哀歌不用存遺稿祇恐他年累故人

次韻答方石謝先生

生平在乙怕逢辛此語荒唐却近真江海縱然能比
恨乾坤空大不容身文章自與箕裘別骨肉誰兼道
義親欲抱此情那向說先生原是虎傷人

懷麓堂集

文後續稿卷八

一

年

再次體齋先生哭兆先韻

飛凰別後有新雛五色文章衆所無入翼門高遠自
折九原聲斷不容呼揮毫對客才空俊躡屐登山興
已辜檢點舊書三萬卷百年辛苦爲誰圖
竹儿藤床一病身向來魂夢已成眞浮名在世翻爲
累造物何心也妬人買城南邦空習隱望雲東岳苦
思親不應又作吞聲別老泪無多不沾巾

因兆先病中韻答方石體齋二先生

兩月愁多白盡頭誰教骨肉轉成仇哀歌激切長侵
夜弱質凋零可待秋覽勝獨迴東郡馬憶歸空買洞

庭舟不知死訣非生別猶悔當年誤遠遊

雪裏高山半白頭豈知山與雪爲仇詩腸思苦難禁
夜病骨寒多不耐秋九陌風花空匹馬五湖烟月自
扁舟文章不藉雲霄力剛得江山助遠遊

圭峯董司空寄扇兆先欲焚之柩前以代掛劍

且侑以詩因感其義次韻奉答

空江落水夜紛紛遠道書來正憶君白髮有情憐顧
况青雲無路嘆劉蕡交期聚散三生隔世事盈虧兩
字分聞道藥籠無棄物願從殘稿拾遺文

一握清風萬里來故人遙在鳳凰臺多情欲共幽魂

語什襲猶煩老手開竹泪有班和露滴燎烟無力被
風廻不知地下還知否地下如知亦可哀

和王古直哭兆先韻二首

漫道人琴一夜亡衰絃誰寫故人章才如卞玉元君

楚命比童烏不姓楊華表城頭真浪語干將地下有

遺光畫圖指點趨庭事恨殺多情杜古狂杜堇思別號古狂嘗

為兆先作領菴圖

極知世事如春夢不信人生有晝遊今日眼看埋玉
樹當年心許撞烟樓空勞掛劍來吳季翻悔藏書似
鄴侯多少西湖湖上水一時和淚共東流

次陳卿御史韻八首

夜臺聞哭聲哭遠聲漸邇誰知握手悲翻甚倒衣喜
痛定兩無言燈前黯相視我時餌湯藥僵臥方擁被
憶別亦須臾神交豈疑似咲談勞記憶意態極摹擬
共期魚龍化未愛鸞和峙榻來經月病愁緒結不理
慰藉有淡辭通家二三士哀歌感今昔高誼一生死
死者恐弗聞生者猶在此忘情固非義情劇乃為累
有淚欲成河東流浩無涘

其二

向時科舉業有戒在歌詩寧目前捷秘彼胸中奇

懷齋堂集
遺文不多得往事何能追幸當英俊場猶得親驅馳
雖非盡精力庶以輸情私今我忽觸目讀之但嗟咨
一讀廢宵眠再讀忘晨炊三讀輟掩卷起立向堦墀
平生趨庭事所得僅如斯他日蓼莪篇誰當歌父兮

其三

振衣思崇岡濯纓受清泚渠生不出戶有興諒非邇
如聞解吾意直欲遠城市歸與志不遂辰轉勞夢寐
買田復卜居此計方未已渠在我不歸渠亡我安恃
爲官累妻孥世路紛皆是渠雖未知道臭味頗予似
登高忽不見望遠如有俟猶恨獨歸遲青山負雙屐

其四

文章若山斗跬步勞攀躋道德若漁獵終焉費筌蹄
長途不易致志士恨每齋吾子獨何爲超然出羣迷
如居百物市貴不數象犀如觀大海津怪不駭鯨鯢
傷哉不復見永矣含悲悽

其五

交情若市易世路如棋枰空歌伐木篇幽谷無丁丁
吾兒託英俊意氣千鈞輕心當斷金石與豈耽盃觥
父行友鄭莊長者過陳平文成衆所賞名在汝不爭
賢哉西臺彥重此骨肉情譬如喬松皮下有葛藟縈

懷齋集
脉脉青雲外誰當和友聲

其六

幽人甘固窮達者不諱死物理多偏頗吾生有涯淡
喪明亦真情顧爲達者訾誰哉能不憂矯枉非具美
俯仰天地間何獨無父子角解與豚犬往往不相似
吾才豈足多吾家合遺祉未論骨肉親嗟嗟失佳士

其七

蒙翁喪四子豈復爲人父盛年氣飛揚永路身齟齬
於我得外孫代爲書詩主終焉亦凋謝我與翁爲伍
人言孫似翁文字足繩武譬如千尋柏嘉種出新圃

未登廊廟用先羅釜斤苦痛爾不翁如我心酸欲剖

其八

傍架檢我書就床理我琴書殘有遺香琴斷無餘音
傷我歲月邁默坐整我衿萬事勿復道繁憂劇難任
塵帙汚我目哀緒傷人心心目兩無用不知盲與暗

次顏士廉編修韻六首

青陽忽改歲白日慘不光生死復幾時幽明渺相望
哭聲徹九地矯顧遍八荒閉門讀哀誄卷帙動盈箱
勞君贈襪情念之徒傍徨

其二

懷齋集

文後續稿卷八

五

年

閑雲不作雨死水無生萍嗟嗟薄命人未壯目已瞋
榮華能幾何奄忽成凋零至意渠獨領嗚哀我親聆
耿如黃城燈初心尚晶熒念之不能忘水天終吾齡
其三
念彼平生交切磋多箴言如君合師交相視猶弟昆
居然入室久艾蕭化蘭蓀植弱以爲強磨光發其昏
一朝遽淪落此意將誰論

其四

文章各異尚得失動相齟學古者猶然豈獨論藝舉
當其得意時感激中自許自渠淪沒後慵復事毫楮

抑筆罷哀吟空堂正風雨

其五

塞翁既馬失臧穀俱羊亡有子不及成無者同惋傷
死生亦大事父子乃天綱誰將蓼荼毒置我甘脆腸
魂氣無不之遺體先歸藏他日治田時歸來但茫茫

其六

短衣立長松我夢忽見之平生舊恩愛宛爾不復疑
形骸獨委棄魂魄相因依勸君勿說夢使我聽欲癡
夢者有覺時死者無還期死生亦夢覺高論何崔嵬
因君復淡寤千秋竟同歸

次韻答海釣二首

秋風一夜起關城哀調驚傳耳為傾四海交游誰骨
肉兩家父子盡平生來鴻去鴈年年事白日青燈字
字情猶記綵衣趨侍日幾回當客誤呼名
少日才華滿帝城衣冠四座一時傾去來今事摠成
夢一十七年空此生老有箕裘誰繼業病中骨肉轉
傷神不知精力緣愁減猶向溪山問藥名

李白洲侍郎屠元勳都憲有詩弔兆先次韻奉
答

空懷樽酒試論文今日高軒又過君燕市價高誰更

問楚招聲斷不堪聞構成舊屋驚風雨種得新松恨
釜斤自古人才何敢預祇將科第惜劉蕡

次錢與謙修撰韻

兆先嘗從學汝謙

有口莫問天天道長悠悠有石莫填海海水何時收
閉門掩青鏡無言搔白頭靜觀得物理定勝非人謀
書香既有亭懷麓亦有樓平生堂構心付此土一杯
憶當重鼎歲經史實研求方期成豹變竟抱龍蛇羞
往事勿復陳茲生遠長休空來來匆弔承負擔簦遊

次韻答邵國賢提學五首

話別存之異論交父子真書來剛憫我讀罷轉愁人

世事經雙眼宗祊在一身他年重握手相對各沾巾

其二

累月君聞訃經年我得書傳疑終作信凝望摠成虛
歲月呻吟裏江山涕淚餘閉門無弔客愁坐廢冠裾

其三

節改成新歲吾衰更老親遠書煩故舊哀調起比鄰
駐馬瞻雲日聽鷄問寢晨此情拋未却時復上心頻

其四

擬學全家隱常爲出世談壯心猶夙昔歸計失東南
誼重思鄰卜情多勝館驂江湖空滿地無處着茅菴

其五

遂有他年卜真成觸事悲藏書餘舊篋封竹常空枝
白髮三千縷愁心十二時悲歌聊當哭何意復吟詩

次何員外子元韻二首

舊業銷沉筆硯中半生何但坐詩窠假山石減峯全
瘦落葉聲稀樹已空豈謂形神非夢幻浪誇頭角自
兒童淵明肯子君休笑我已無心效此翁

東野詩從死後昌祇今誰在復誰亡人間夢筆非無
兆地下修文信有郎牛斗幾時衝劍氣簡編何日繼
書香閣內只合蕭然坐十日愁多雨正滂

又一首

回首黃梁是夢中直從班白記兒童兒童過盡還班
白獨立蕭蕭樹底風

次王主事叔武韻三首

回風捲飛花愁緒紛欲起白雪無餘聲青雲有遺止
客來強啣杯客去空覆簋春寒衣袂薄夜久燈燭死
從師思問道歸妹期在此意氣夙徒勤終焉竟安恃
承歡與服養瓊瑣焉足紀往者已復非來者寧可俟
隙地若無多書齋不盈丈向非通家客誰與散幽况
憐渠隔光景老我稀半行愁看假山雪宛在危峯上

憶觀聯句時此興何由忘誰將悶懷鬱轉使悲歌放
兀坐比書空咄咄成悲愴

其二

輟君思友篇聽我哭子詩君情固未已我恨猶多遺
皇天不祥善降禍良亦奇省躬或自致暗室空獨知
三遷不出都生長竟于斯斯干有嘉詠遂作終身悲
都來一寸心中有九回腸腸中何所有萬恨復千傷
追歲若偏不逢春亦傍徨漢儒有遺女僅可補書亡
尹侯有令子空使履晨霜古今本殊科事變亦靡常
渠生詎非壽已勝同兒殤

其三

多君義斷金顧我心匪石每聆慰藉詞日夕無厭射
苦調少權棕明珠疑暗擲秋憐丹桂凋閔憶黃楊色
磨礪漸光彩長養空羽翮平生愉惋容儼若親几席
竭來蹉跎計尚未成窳窳所嗟身淪沒安用名輝

次石檢討邦彥韻三首

中歲意不適衰病相侵陵還思後生人命薄如春冰
閒居讀古賦援筆寫大鵬趨庭比授簡巾襲累數層
因懷江海興勇欲辭鼠習茲謀竟落寞斷墨空殘藤
開緘見渠名益使痛恨增擁爐夜不寐坐待朝陽升

其二

荒郊有蔓草大道無幽蘭蹄躑有停潦長江無回流
渠生亦得地都市非林巒半生長養心付此指一彈
痛定忽復痛仰天但長嘆每逢故舊人宛作骨肉看
感物泣楚玉傷時詠齊紈悲哉勿重道老淚空成瀾

其三

庭梧葉盡脫慘澹落日黃鳳雛忽飛去哀調鳴孤凰
左盤右辟抑復揚宛若戲綵在我傍視之不見轉茫
昧燭影坐炤如人長愁多夜淡不得睡強起傍戶立
欲僵嚙蝟掛壁塵滿牀牀頭古劍無精光開緘檢書

書在籠哭聲應山山爲瀑噫氣長噓衡岳雲淚痕徧
洒湘江竹東南地缺天西傾人生安得長豪英古今
成敗類如此我獨痛恨何時平由來生死同朝夕轉
使歡娛成悼惜方將一髮擁千鈞空教二子埋雙壁
每嗟杜牧難開口欲種淵明五株柳斷送年光豈在
依棲世路那能久暫時自遣還自哀冷風似覺魂
歸來誰當爲築歸來臺無人解和白雲調有土不酬
黃金盃石郎石郎惟子可語此君看宿草生蒼苔

